



東坡續集卷第四

書簡

與李方叔四首

久不奉書問為愧遮中辱手書勞勉益厚無狀何以
致足下拳拳之不忘如此比日起居何如今歲暑毒
十倍常年兩晝夜不止病夫氣息而已想足下閉門
著述自有樂事間從諸英唱和談論此可羨也何時
得會合惟萬萬自重不宣

又

秋試時不審從吉未若可下文字須望鼎甲之捷也

暑中既不飲酒無緣作字時有一二輒為人取去無以塞好事之意亦不顧足下如此僻好也近獲一銅鏡如漆色光明冷徹背有銘云漢有善銅出白陽取為鏡清如明左龍右虎俯之字體雜篆隸真漢時字也白陽不知所在豈南陽白水陽乎如字應作而字使耳左月右日皆未甚曉更閑為才之

又

頃年於稠人中驟得張秦黃晁及方村履常意謂天不愛寶其獲蓋未艾也比來經涉世故間關四方更欲求其似邈不可得以此知人決不徒出不有立於

先必有覺於後也如方村飄然布衣亦幾不免淳甫少游又安所獲罪遂斷棄其命言之何益付之清議而已憂患雖已過更宜慎口以安晚節

又

承示喻長安君偶患臂痛不能舉其於錢塘武朝議處傳得一方云其初本施渥寺丞者因寓居京師甜水巷見乞兒兩足拳捺屣子行渥嘗以飲食錢物遺之凡期年不衰尋赴任數年而還復傲曩居則乞兒已不見矣一日見於相國寺前行走如飛任就問之則曰遇人傳兩藥方服一料已能走耳服之立効其

後已傳數人皆神妙但手足上疾皆可服不拘男子
婦人秘之秘之其方元只是王氏博濟方中方但人
不知耳博濟誤以虎脰為虎腦便請長安君合服必
驗朝雲者死於惠州久矣別後學書頗有措法亦學
佛法臨去誦六如偈以絕葬之惠州棲禪寺僧作亭
覆之榜曰六如亭最荷夫人垂顧故詳及之

與陳公密三首

途中喜見令子得聞動止之詳繼領專使手書且審
即日尊體清勝感慰無量差借白直堯乘擔索一一
仰煩神用孤旅獲濟荷德之心未易云喻來日晚方

達蒙里即如所教出陸至南華南華留半口即造字
下一吐區區預深欣躍

又

行役艱羈託庇以濟分貺丹劑拯其衰疾此意豈可
忘哉其餘言謝莫盡令子昆仲比辱書示未暇修書
悚息悚息曹三班廉幹非常遠送愧感二絕句發一
笑

又

窮途棲屑獲見君子開懷抵掌為樂未央公既手事
靡寧其亦歸心所薄忽遽就別如何可言別後亟辱

惠書詞旨增重且審起居佳勝感慰深矣某已度嶺
已脫問鴉之憂行有見蝸之喜但遠德惘惘未忘于
情新春保練以需驛召

與徐仲車

昨日既蒙言贈今日又荷心送益然有得載之而南
矣辱手教極甚辱愛孔子所謂忠焉能勿誨乎當書
諸紳寢食不忘也

與吳秀才

某啓相聞久矣獨未得披寫相盡常若有所負罪廢
淪落屏迹郊野初不意舟從便道有失修敬不謂過

子衝冒大熱間關捧華曲賜臨顧一見灑然遂若平
生之懽典刑所鍾既深歎仰而大篇璀璨健論抑揚蓋
自去中州未始得此勝侶也欽佩俯求衰晚何以為
對送別堤下恍然如夢覺陳迹具存豈有所遇而然
耶留示珠玉正快如九鼎之珍徒咀嚼一齏宛轉而不
忍下咽也未知舟從定作幾日計早晚過金陵當得
款奉

與廖正判官

古琴當與響泉韻聲並為當世之寶而鏗金瑟瑟遂
蒙輟惠報賜之間披汗不已天不敢遠逆未意謹當

傳示子孫永以為好也然某素不解彈適紀老狂道
見過令其侍者快作數曲拂歷鏗然正如若人之語
也試以一偈問之若言琴上有琴聲放在匣中何不
鳴若言聲在指頭上何不於君指上聽錄以奉呈以
發千里一笑也寄惠佳紙名舜重煩厚意一一捧領
訖感怍不已適有少冗書不周謹

與毛澤民推官二首

公素人來得書累幅既聞起居之詳又獲新詩一篇
及公素寄示雙石記居夷久矣不意復聞韶濩之
音喜慰之極無以云喻文成筆硯不敢繼和必識

意會合無期臨書惘惘秋暑萬萬以時自厚

富居粗遣本帶一幼子來今者長子又授韶州仁化
令冬中當挈家至此某已買得數畝地在白鶴峯上
古白鶴觀基也已令斫木陶瓦作屋三十許間今冬
成去七十無幾矧未必能至耶更欲何之以此神氣
粗定他更無是為故人念者 聖主方設科求宏詞
公儻有意乎

又

新居在大江上風雲百變足娛老人也有一書齋名
思無邪閑知之寄示奇茗極精而當豆南來未始得也

亦時復有山僧逸民可與同賞此外但緘而藏之耳
佩荷厚意永以為好秋興之作追配騷人矣不肖何
足以窺其粗遇不遇自有定數然非厄窮無聊何以
發此奇思以自表於世耶敬佩來貺傳之知音感愧
之極數日適苦壅嗽殆不可堪強作報滅裂衣死罪
與陳輔之

某啓昨日承訪及病重不及起見愧仰深矣熱甚起
居何如萬里海表不死歸宿田里得疾遂有不起之
憂豈非命耶若得少駐復與故人一笑此又望外也
力疾書此數字

與溫公

春來景仁丈自洛還復辱賜教副以超然雄篇喜抃
累日尋以出京無暇比到官隨紛紛糾文稽裁謝悚
怍無已比日不審台候何如其強顏忝竊中所愧於
左右者多矣未涯瞻奉惟冀為國自重謹奉啓問
其再啓超然之作不惟不肖附託以為寵遂使東方
陋州為不朽之盛事然所以獎與則過矣又不見公
新文忽領獨樂園記誦味不已輒不自揆作一詩聊
發一笑耳彭城嘉山水魚蟹爭訟寂然盜賊衰少聊
可蔽拙但朋遊闊遠舍弟非又赴任益岑寂矣謫居

窮僻如在井底者不知京洛之耗不審迩日寢食何如其以愚暗獲罪咎自己招無足言者但波及左右為恨殊深雖高風偉度非此細故所能塵垢然其思之不啻芒背爾寓居去江無十步風濤烟雨曉夕百變江南諸山在几席此幸未始有也雖有窘乏之憂亦布褐藜藿而已瞻晤無期臨書惘然伏乞以時善加調護

與曾直二首

晁君寄騷細看甚奇信其家多異材耶然有少意欲曾直以已意微箴之凡人文字務使平和至足餘溢為奇恠盖出於不得已爾晁文奇恠似差早然不可直云耳非謂其諱也恐傷其邁往之氣當為朋友講磨之語乃宜不知公謂然否

又

其啓方惠州遣人致所惠書承中塗相見尊候甚安即日想已達黔中不審起居何似云大率似長沙審爾亦不甚惡也惠州久已安之矣度黔亦無不可處之道如聞行囊中無一錢塗中頗有好事者能相濟給否其雖未至此然亦凜凜然水到渠成不煩預憂但數日苦痔病百藥不瘳遂斷肉菜五味日食淡粥

兩碗胡麻茯苓抄數盃其戒又嚴於魯直但未能作文自誓且日戒一日庶幾能終之非特愈拜所得多矣子由得書甚能有益於枯槁也文者在南極安少時謫居甚自得淳甫亦然皆可喜獨元老奄忽為之流涕病劇久矣想非由遠適也幽絕書問難繼惟倍萬保重不宣

有姪婿王即名庠榮州人文行皆超然筆力有餘出語不凡可收為吾黨也自蜀遣人來惠云魯直在黔矣當往見求書為先容其有奇祿故為作書然舊聞大夫人多病未易遠涉漫為一言眉山有程道誨

者亦奇士文益老王即蓋師之此兩人者有致窮之具而與不肖為親又欲往求魯直其窮殆未易療也

與陳傳道五首

某啓久不接奉思仰不可言辱尊人以書為貺禮意無重捧領惕然且審比來其居住勝其以衰病難於供職故堅乞一閑郡不謂更得煩劇然已得請不敢更有所擇但有廢曠不防之憂耳而來書乃有遇不遇之說甚非所以安全不肖也某凡百無取入為侍從出為方面此而不遇復以何者為遇乎來使力告回區區百不盡一乍遠千萬日愛

又

衰朽何取而傳道品弟過聽相厚如此數日前履常
謁告自徐來宋相別王八子安備來方同舟下信宿
而歸又承傳道亦致至靈壁以郵役所上不果佩荷
此意何時敢忘又承以近詩一冊為賜筆老而思深
斬配古人非求合於世俗者也幸甚幸甚錢塘詩皆率
然信筆一一煩收錄祇以禁其短耳

又

某方病市人逐利刻其拙文欲毀其板矧欲更令人
刊邪當俟稍暇盡取舊詩之存其不甚惡者為一
集以公過取其言當公刻一本奉寄今所不者不惟

有脫誤其間亦有他人文也知日課一詩世善此技
雖高才非其習不能工也聖俞昔嘗如此其近絕不
詩蓋有以非面莫究獨神道碑墓誌數篇爾碑蓋被
自作而誌文以景仁又世契不得辭欲寫上文多無
暇聞都下已刊板想即見之也某頃伴虜使頗能誦
某文以此知虜中皆有中原文字故為此碑謂富公
欲使虜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也昔年在南京有
問僕此事故終之李公文集刊得開當作向所不集
古文留字由處有書令檢送也

又

又不上問愧負深矣忽枉手訊勞未勤甚夙昔之好

不替有加兼審比來起居佳勝感慰兼集新舊諸詩
幸得敬覽不意餘生復見斯作古人目遠俗學之矣陋
作者風氣猶存若家伯仲間近見報獲常作正字伯
仲介特之操處險益勵時流熟知之者用是古之知
公議少伸耶僂道豈又筦庫者未由面談唯冀厚自
愛重而已

又

來詩欲和數首以速欲發此价故未暇閒居有少述
作何日見公昆仲當出相示宮觀之命已過黍矣此
外只有崑田為急承見教想識此懷履常未及拜

書因家信道區區

與龐安常

端后靜念思五臟皆止一而腎獨二蓋萬物之所終
始土之所出死之所入故也太玄罔直崇首冥罔為
冬土為春蒙為夏首為秋冥復為冬則此理也人之
四又九竅凡兩者皆水屬也兩腎兩之兩外腎兩手
兩目兩鼻皆水之井降出入也手足外腎舊說固與
腎相表裏而鼻與目皆古未之言也豈亦有之而僕
觀書必不見耶以理推之此兩者其液皆鹹非水而
可僕以為不得此理則內丹不成此又未易以筆墨

宜也古人作明目方皆先養腎水而以心火煖之以
照周之脾氣盛則水不下泄心氣下則水上行水不
下泄而上行目安得不明哉孫思邈用磁石為主而
以朱砂神麩佐之豈此理也夫安常博極群書而善
察物理當為僕思之是不否一報其書之詞也

與王敏仲八首

其垂老投荒無復生還之望昨與長子邁訣已處置
後事矣今到海南首當作棺次便作墓仍留手疏與
諸子死即葬於海外無幾距陵季子子高博之義父既
可施之子子獨不可施之父乎生不挈手棺死不衣棺

此亦東坡之家風也此 外燕坐寂照而已所云途中
邂逅意謂不如其已所 欲言者豈有過此者乎故觀
縷此紙以代面別

又

某啓得郡既謝即不敢久 留故人事有不周方欲奉
啓告別遽辱惠問且審起 居住勝寵喻過實深荷獎
借旦夕遂行益遠萬萬以 時自重不宣

又

羅浮山道士鄧守安字道立山野拙訥然道行過人
廣惠間敬愛之好為勤身濟 物之事嘗與某言廣州

一城人好飲鹹苦水春夏疾疫時所損多矣惟官員
及有力者得飲劉王山井水貧下何由得惟蒲澗山
有滴水岩水所從來高可引入城蓋二十里以下耳
若於岩下作大石槽以五管大竹續處以麻纏漆塗
之隨地高下直入城中又為一大石槽以受之又以
五管分引散流城中為小石槽以便汲者不過用大
竹萬餘竿及二十里間用葵茆苦蓋大約不過費數
百千可成然須於循州置少良田令歲可得租課五
七千者令歲買大筋竹萬竿作棧下廣州以備不住
抽換又須於廣州城中置得小房錢可以日掠二百

能興哀悚恐悚恐

又

聞遂作管引蒲澗水甚善每竿上須鑽一小眼如菜
豆大以小竹針窒之以驗通塞道遠日久無不塞之
理若無以驗之則一竿之塞輒累百竿矣仍願公摩
畫少錢令歲入五十餘竿竹不住抽換永不廢僭言
必不訝也

又

富公碑詞甚愧不工公更加粉飾豈至是哉舟中病
暑者疲倦不謹恕之

又

某再啓林醫遂蒙補授於旅泊處衰病非小補也又
工小兒產科幼累將至且留調理渠欲往謝未令去
也乞不罪治瘴止用薑葱豉三物濃煮熱呷無不効
者而土人不知作豉入此州無黑豆聞五羊頗有之
便乞為致三石得為作豉散飲病者不罪不罪

與鄭靖老二首

某啓到雷州見張君俞首獲公手書累幅欣慰之極
不可云俞到廉廉守乃云公已離邕矣方張然欲求
問從者所在少通區區忽得來教釋然又得新詩皆

秀傑語幸甚幸甚別來百罹不可勝言置之不足道
也志林竟未成但草得書傳十三卷甚賴公兩借書
籍檢閱也向不知公所存又不敢帶行封作一籠寄
邁處令訪尋歸納如未有便且寄廣州何道士處已
深囑之必不散墜某留此過中秋或至月末乃行至
北流作竹筏下水歷容藤至梧與邁約令般家至梧
相會中子迨亦至惠矣却雇舟泝賀江而上水陸數
節方至永老業可柰可柰未會間以時自重不宣

又

某見張君俞乃始知公中間亦為小人所撓撫令史

以下固不知退之諱辯也而卿貳等亦爾耶進退有命豈此輩所制知公竒偉必不經懷也某鬚髮盡白然體力元不減舊或不即死聖恩汪洋更一赦或許歸農則帶月之鋤可以對秉也本意專欲歸蜀不知能遂此計否蜀若不歸即以杭州為佳朱邑有言子孫奉祠我不如桐鄉之民不肖亦云然外物不可必當更臨事隨宜但不即死歸田可必也公欲相從於溪山間想是真誠之願水到渠成亦不須預慮也此生真同露電豈通把玩耶某頓首

上韓昭文

某啓違遠旌檠忽已數月改歲緬想台候勝常邊徼往還從者殊勞目望馬首但迂拙動成罪戾恐不能及見公之還而去耳餘寒伏冀為國自重因李秘校行謹奉啓參候不宣

與李廷評

某啓經由特辱枉訪適以卧病數日及連日會集殊無少暇治行忽遽不及詣謝明日解維遂爾違闕豈勝愧負

與黃敷言二首

某啓曩辱寵訪感慰兼集晚來起居佳勝承來晨

啓行以衰疾畏寒不果往別悚作深矣衝涉兩霰萬
萬保練謹令兒子候違不宣

又

少事干煩一書與惠州李念四秀才告為到廣州日
專遣一人達之不罪交代民師且為再三致意某再
拜

與陸固朝奉

某啓久留屬疾不敢造請負愧已深茲者啓行又不
往別悚作之至謹奉玉洛代違

與謝民師推官二首

某啓衰病枯槁百念已忘緇衣之心尚餘此耳蒙不
鄙棄贈以瑰璋藏之巾笥永以為好今日遂行不果
走別愧負千萬謹奉手啓代違

又

某蒙錄示近報若果的免湖外之行衰羸之幸可勝
言哉此去不住許下則歸陽羨民師還朝受任或相
近得再見幸矣况子輩並沐寵問及覽所賜過詩何
以克當然句法有以發小子矣感荷感荷旅次不盡

與黃洞秀才二首

某啓經過幸一再見人來辱書甚荷存記兼審比來

起居佳勝為慰未由款奉千萬保畱

又

寄示石刻感愧雅意來書字固不惜但尋常因事點筆隨即為人取去今却於此中相識處覓得三紙付去蓬僊因降致區區之意某再咨

與滕達道二十三首

某到此時見荆公甚喜時誦詩說佛也公莫略徃一見和甫否餘非面莫能盡某近到筠見子由他亦得旨指射近地差遣想今已得替矣吳興風物足慰雅懷郡人有賈收耘老者有行義極能詩公擇子厚皆禮異之某尤與之熟願公時顧慰其牢落也近過文肅公樓徘徊懷想風度不能去某至楚泗間欲入一文字乞於常州住若幸得請則扁舟謁公有期矣

又

某啓別後不意遽聞國故哀號追慕迨今未已惟公忠孝體國受恩尤異悲苦之懷必萬常人比日起居何如某旦夕過江徑往毗陵相去益近時得上問也為時自重不宣

又

某再啓承差人送到定國書所報未必是實也都下

喜妾傳事而此君又不審乃四月十七日發來卹報
至今不說是可疑也一夫進退何足道所喜保馬戶
導洛堆塚皆罷茶盞之類亦有的耗矣二聖之德日
新可賀可賀令子各安勝未及報狀也

又

某啓耘老至又辱手書及耘老道起居之詳感慰不
可言某留家儀真獨乘常以河未通致公見思之深
又有舊約便當往見而家無壯子弟須却還般挈定
居後一日可到也惟深察近日京口時有差除或云
當時亦未是實計當先起老鎬僕或得連茹耶惠貺
三十壺携婦餉婦笑於耘老能道不宣某頓首

又

聞張郎已授得發勾春中赴上安道必與之俱來某
若得旨當與之同舟于南窮困之中一段樂事古人
罕有也不知遂此意否秦太虛言公有意拆却逍遙
堂橫廊切謂宜且留之想未必爾聊且言之明年見
公當館於此公雅度宏偉欲其軒豁卑意又欲其
窈窕深密也如何不罪四聲可罷之萬一浮沉反為
患也幸深思之不罪

又

某再啓前者惠建茗甚奇醉中裁謝不及悚愧之極本
州見闕不敢久住遠接人到便行會合邈未有期不
免悵惘舍弟召命蓋虛傳耳君實恩禮既異責望又
重不易不易其舊有獨樂園詩云兒童誦君實走卒
知司馬持此將安歸造物不我捨今日類詩識笑見
報中憲言玉汝右揆當世見在告必知之京東有幹
幸示諭

又

許為置朱紅累子不知曾令作否若得之携以北行
幸甚如不及已亦非急務不罪

又

某干求累子已蒙佳惠又為別造朱紅尤為奇少物
意兩重何以當克捧領訖感愧無量舊者昨寄在常
州令子由帶入京俟到不日便持上也

又

鱖魚三百枚黑金碁子一副天麻煎一節聊為土物
不罪浼觸令子思渴冗中不及別啓

又

某晚生蒙不鄙與名又令與立字似涉僭易願公自
命却示及作字說乃寵幸也

近得安道公及張郎書甚安健子由想已過矣青州
資深相見甚極歡今日赴其盛會閑恐要知

又

屢枉專使感忤無量兼審比來尊體勝常以慰下情
某近絕佳健見教如元素黜罷薄有所悟遂絕此事
仍不復念方知中有無量樂回顧未絕乃無量苦辱
公厚念故盡以奉聞也晚景若不打壘此事則大錯
雖二十四州鐵打不就矣既欲發一笑且欲少補左
右耳不罪不罪

又

公辭印入覲當過岐亭故縣預以書見約輕騎走見
極不難慎勿枉道見過想深識此意乍冷萬乞自重

又

承差人借示李成十幅圖遂得縱觀幸甚幸甚且暫
借留令李明者用公所教法誠摹看只恐多累筆耳
此本真奇絕月十日後當於徐守處借人賣內令專
愛護也

又

某閑廢無所用心專治經書一二年間欲了却論語
書易舍弟亦了却春秋詩雖拙學然自謂頗正古今

之誤粗有益於世與日無憾往往又笑不會取快活
是措大餘業聞令子手筆甚高見其寫字想見其人
超然者也

又

某啓知前事尚未已言既非實終當別白但日前紛
紛衆所共悉也然平生學道專以待外物之變非意
之來正須理遣耳若緣此得暫休逸乃公之雅意也
黃當江路過往不絕語言之問人情難測不若稱病
不見為良計二年不知出此今始行之耳西事得其
詳乎雖廢棄未忘為國家慮也此信的可示其畧否

書不能盡區區

又

示喻宜甫夢過於傳無有其聞見不廣何足以質然
冷煖自知殆未可以前人之有無為證也自聞此事
而士大夫多異論意謂中途必一見得相叅扣竟不
果此意衆生流浪火宅纏繞愛賊故為飢火所燒然
其間自有燒不著處一念清淨便不服食亦理之常
無足怪者方其不食不可強使食猶其方食不可強
使之不食也此間何必生異論乎願公以食不食為
旦莫以仕不仕為寒暑此外默而識之若以不食為勝

解則與異論者相去無幾矣偶蒙下問輒此奉廣而已不罪

又

少懇千聞不罪某好携具野飲欲問公求紅朱累子兩卓二十四隔者極為左右費然遂成藉草之樂為不淺也有便望頒示悚息悚息其感時氣卧疾逾月今已全安但幼累更卧尚紛紛也措道人名世昌縣竹人多藝然可閑攷驗亦足以遣適也留此幾一年與之稍熟恐要知

又

某欲面見一言者蓋為吾齊新法之初輒守偏見至有異同之論雖此心耿耿歸於憂國而所言差謬少有中理者今聖德日新衆化大成回視向之所執益覺踈矣若變志易守以求進取固所不敢若說說不已則憂患愈深公此行尚深示知非靜退意但以老病衰晚舊臣之心欲一望清光而已如此恐必獲對公之至意無乃出於此乎輒恃深眷信筆直突千萬恕之死罪安道公殆是一代異人示諭極慰喜慰喜

又

某再啓近在揚州入一文字乞常州住如向所面議
若未有報至南都當再一入也承郡事頗煩齊整想
亦期月之勞爾微疾雖無大患然願公無忽之常作
猛獸毒藥五盆膿囊觀乃可勿孤吾黨之望而快群
小之志也情切言盡其拙幸甚所有二賦稍晴寫
得寄上次只有近寄潘谷求墨一詩錄呈可以發笑
也衲衣尋得不用更尋累卓感留意悚怍之甚甘子
已拜賜矣北方有幹幸示諭

又

某屏居如昨舍弟子由得安問此外不煩遠念久不
朝覲緣此得望見清光想足慰公至意其他無足云
者貴眷令子各計安勝關中前急足遠寄必已收得
略示諭

又

某啓一別十四年流離契闊不謂復得見公執手恍
然不覺涕下風俗日惡忠義寂寥見公使人差增氣
也別來情懷不佳忽得來教甚解鬱鬱且審起居
佳勝為慰某以少事更數日方北去宜與田巴問去
若得稍佳者當扁舟徑往視之遂一至湖見公固所
願然事有可慮者恐未能往也若得請居常則固當

至治下攬撓公數月也未間惟萬萬為時自重
其再啓別諭具感知愛之深一佩刻董田已遣人
去問宜與親情若果爾當乘舟徑往成之然公欲某
到吳興則恐難為不欲盡談唯深察之到南都欲一
狀申禮曹凡刊行文字皆先毀板如所教也

有監酒高侍禁永康者與之外姻聞亦甚謹幹望畧
照庇如察其可以剪拂又幸也

與朱康叔十七首

某啓專使至復領手教契愛愈厚可量感服仍審比
日起居佳勝為慰舍弟已部賤累到此平安皆出餘
庇不煩念及珍惠雙壺遂與子由累醉公之德也隆
暑萬萬以時自重行膺殊相人還上謝

又

令子婦侍左右日有庭闈之樂恨未際見不敢輒奉
書近見提舉司薦章稍慰與議可喜可喜作墨竹人
近為少閑暇俟宛轉求得當續置之呵呵酒極醇美
必是故人特遣下廳也某再拜

又

某再拜近奉書并舍弟書想必達胡掾至領手教具
審起居佳勝兼承以舍弟及賤累至特有厚貺羊麩
酒果一捧領訖但有慚忤舍弟離此數日來教尋附
洪州迺與之已遷居江上臨皋亭甚清曠風晨月夕
杖屨野步酌江水飲之皆公恩庇之餘波想味風義
以慰孤寂尋得去年六月所寫詩一軸寄去以為一
笑酷暑萬乞保練

又

某啓酷暑不可過百事墮廢稍踈上問想不深訝此
日伏想尊履佳勝別乘過郡承賜教及惠新酒到此
如新出甕極為珍竒感愧不可言因與二三佳士會
同飲盛德也秋熱更望保練行膺峻陟

又

胡掾與語如公之言佳士佳士渠方寄家齊安時得
與之相見也令子必且盤桓待下中前示論姻親事
可留示年月日恐求親者欲知之造次造次

又

郭寺丞一書乞指揮送與其人甚有文雅必蒙清顧
也聞其墜馬傷手不至甚乎

某啓因循稍踈上問不審近日尊候何如某蒙庇如

昨秋色益佳郡事稀少想有遊樂無緣展奉但積思
念年於萬異以時自重每

某啓近附黃岡縣近拜書必達專人過此領手教具
審起居佳勝凄冷此歲行盡會合何時以增悵然唯
祈善保敷文宅計此月末方離陳南河淺滄想五六
月間方到此荷公憂恤之深其家固貧甚然鄉中亦
有一小莊子且隨分過也歸老之說恐未能如雅志
又修理積弊已就倫次監司朝廷豈有遽令放閑耶
問及物食天漸熱難久停恐空願費也海味亦不苦
食既忝雅契自當一一奉白

又

示諭親情事專在下懷然此中殊少士族若有所得
當立上聞也寫字俟少閑續納上墨竹如可尊意當
取次致左右畫者在此不遠必可求也呵呵

某啓近王察推至辱書承起居佳勝方欲裁謝又枉
教勒益增感愧數日來偶傷風百事皆廢今日微減
尚未有力區區之懷未能盡也乍暄惟冀以時珍攝
稍健當別上問次

又

聞名久思未獲佳者更乞詳閱之所向及側近故事
迹為幸董義夫相聚多日甚歡未嘗一日不談公美
也舊好誦陶潛歸去來嘗患其不入音律近輒微加
增損作般涉調哨遍雖微改其詞而不改其意請以
文選及本傳考之方知字字皆非創入也謹小措一
本寄上却求為書拋擲之謂也亦請錄一本與元弼
為病勸不及別作書也數日前飲醉後作頑石亂篠
一紙私甚惜之念公篤好故以奉獻幸檢至

又

令子必在左右計安勝不敢奉書舍弟已到官傳聞

筠州大水城內丈餘不知虛的也屏贊硯銘無用之
物公好事之過不敢不寫裝成送去乞一覽見少事不
免上千聞有潘原秀才以買撲事被禁某與其兄潘
丙解元至熟最有文行原自是佳士有舉業望賜全
庇暑月得早出為此人父母皆篤老聞之憂恐萬端
公以仁孝名世能哀之否恃舊干瀆不敢逃罪天覺
出監之作本以為公家寶而公乃輕以與人謹收藏
以鎮篋笥然尋常不揆以亂道塵獻想公亦隨手將
與人耳呵呵

又

某啓武昌傳到手教繼辱專使墮簡感服併深比日
尊體佳勝節物清和江山秀美府事整辦日有勝遊
恨不得陪從耳雙壺玆貺一洗旅愁甚幸甚幸佳果
收藏有法可愛可愛拙疾乍到不諳土風所致今已復常
矣子由尚未到真寸步千里也未由展奉尚冀以時
自重

又

與可船旦夕到此為之泫然想公亦耳子由到此須留也
住五七日恐知之前曾錄國史補一紙不知到否因書畧
示諭生細酒四器正濟所乏玆感生酒暑中不易調停極
清然閱仲叔不以口腹累人某每蒙公眷念遠致玆
物勞人重費豈不肖所安耶所問凌翠至今虛位雲
乃權散遣耳何足掛齒牙可河馮君方想如所論極
煩留念又蒙傳示秘訣何以當此寒月得暇當試之
天寶亦不得書此君信意簡率乃其常態未可以疎
數為厚薄也酒法是用棗豆為麴若即亦曾見說來
不曾錄得方如梁任錄示亦幸

又

疊蒙寄惠酒醋芻等一一收檢愧荷不可言不得即
時裁謝想仁明必能恕察老媳婦得疾初不輕今已

安矣不煩留念食隔已納武昌吳尉處矣適少冗不敢稽留采使少間別奉狀次

又

見天覺書中言當世云馮君有一學服朱砂法甚奇惟康淑可以得之不知曾得未若果得不知能見傳否想於不肖不惜也

又

今日偶讀國史見杜羔一事頗與公相類嗟嘆不足故書以奉寄然幸勿示人恐有嫌者江令乃爾深可罪然猶望公憐其才短不遠而已屢有干瀆蒙不怪幸甚其今章憲今日恐到此知之

杜羔有至性其父河北一尉而卒母非嫡經亂不知所之會堂兄兼為澤潞判官嘗鞠獄於松第有老婦辯對見羔出入竊語人曰此少年狀類吾夫訊之乃羔母也自此迎侍而歸又往訪先人之墓邑中故老已盡不知所在館於佛寺日夜悲泣忽視屋柱煤煙之下見數行字拂而視之乃父遺迹云我子孫若求吾墓當於某村家問之羔哭而往果有老父年八十餘指其立壙因得歸葬羔官至工部尚書致仕此出唐李

肇國史補近偶觀書數其事頗與朱康孫相
似因書以遺之元豐三年九月二十五日
記之
近日隨例紛冗有踈上門不審起居何如兩日來武
昌如聞公在告何也豈尊候小不住乎無由躬問在
右但有馳系冬深寒滯尤宜慎護

又

華質夫求琵琶詩詞不敢不寄呈安行言有一既濟
鼎漾在公處若鑄造時幸亦見為作一枚不用甚大
者不罪不罪前日入還曾附古木葉竹兩紙必已到
今已寫得經藏碑附上令子推官侍下計安勝何時
赴任未敢拜書也

與胡深夫五首

某啓自聞下車日欲作書紛冗衰病因循至今疊辱
書誨感愧交集比日起居住勝未緣瞻奉伏望以時
保練

又

乍到整葺想勞神用浙西數郡倒被淫雨颶風之患
而秀之官吏獨以初無災以故紛紛至此公下車倍

加綏撫不惜高價廣糴以為嗣歲之備憲司行文欲收糴米此最良策而推戶專斗所不樂故妄造言語聰明所照必不搖也病中手字不謹

又

其父與周知錄兄弟遊其文行才器實有過人不幸遭喪生計索然未能東歸九江託迹沿下竊謂仁明必有以安之不在多言今託柳令咨白冗中不盡區區

又

彥霖之政光絕前後君復為僚可喜船斬新輟世知

之冗中不一

又

某以衰病紛冗裁書不謹惟恕察王京兆因會幸致區區久不發都下朋舊書必不罪也

與朱行中舍人四首

某啓別後兩奉狀想一一聞達比日履茲春和台候勝常某留滯贛上以待春水至此月末乃發瞻望惋悵南海雖外然雅量固有以處之矣詩酒之樂恨不日陪接也更莫若時為國保練不宣某再拜

又

其已得舟尚在贛石之下若月未不至當乘小舟往
就之買公用人以節級持所賫錢竄去又以疾疫氣
多死亡以此求還亦官舟無用多人故悉遣回皆以
指揮嚴切甚得力乞知之適少冗馳問不盡區區某
再拜

又

少事不當上煩東莞資福長老祖堂者建五百羅漢
閣極宏麗營之十年今成矣某近為作記公必見之
塗中為告文安國篆額甚妙今封附去人公若欲觀
城開不妨却乞差一公人賫付祖堂若不罪某再拜

又

某啓蒙眷厚借搬仁行李人感愧不在言也但節級朱
立者無狀侵漁不已又遂竄去林聰者又毆平人幾
死見禁幸所歐者此中多言於法有礙不可帶去故
輒詳度云得明公書令某遣還多難畏事想必謂此
心也買公用人於法無礙故仍舊帶去此二十餘人
皆謹力不作過望不賜罪窮途作事皆此類慙忤不
可言得二座船不失所幸不貽念陋句數首端欲發
一笑耳未再拜

與李之儀 五首

某年六十五矣體力毛髮正與年相稱或得復與公相見亦未可知已前者皆夢已後者獨非夢乎置之不足道也所喜者在海南了得易書論語傳數十卷似有益於骨朽後人耳目也少游遂卒於道路哀哉痛哉世豈復有斯人乎端叔亦老矣迨云長須髮已皓然然顏極丹且渥僕亦正如此各宜閔留庶幾復見也兒姪輩在治下頻與教督一書幸送與某大醉中不成字不罪不罪

又

某啓契闊八年豈謂復有見日漸近中原辱書尤甚言出望外比日起居住勝某已得舟決歸許如所教而長子邁遽捨字深為恨報除輦運似亦不惡近日除日時有如人所料者此後端叔必已信矣但老境少安餘皆不足道乍熱萬萬以時自愛某再拜

又

某以囊裝罄盡而子由亦久困無餘故欲就食淮浙已而深念老境知有幾日不可復作兩處又得子由書及見教語尤切已決歸許下矣但須少留儀真令兒子往宜興刮制變轉往還須月餘約至許下巴七月矣去歲在廉州託孫叔靜寄書及小詩達否叔靜

雲端叔一生坎軻晚節益牢落正賴魚軒賢德能委曲相
順適以忘百憂此豈以事不爾人生豈復有佳味乎
叔靜相文想得其詳故輒以奉慶忝契不罪

又

近孫叔靜奉書遠迤得達否比來尊體如何眷聚各安
勝某蒙恩領真祠世間美仕復有過此者乎伏惟
君恩之重不可量數適知朋友為我喜而不寐也今
已到虔即往淮浙間石處多在毗陵也子由聞已歸
許秉燭相對非夢而何一書乞便與餘惟萬萬自愛
某再拜

又

某啓辱書多矣無不達者然不一答非特衰病簡懶
之過實以罪垢深重不忍更以無益寒溫之間玷累
知交然竟不免累公慚負不可言比日承已赴潁昌
伏惟起居佳勝眷聚各安慶某移永州過五羊度大
庾至吉出陸由長沙至永荷叔靜挈舟相送數十里
大浪中作此書上問無他祝惟保愛之外酌酒與婦
飲尚勝俗侶對梅上文詩云耳

與馮祖仁四首

某慰疏言伏承艱疾退居久矣日月逾邁哀痛理極

未嘗獲陳區區少解思慕萬一實以漂寓窮荒人事斷絕非
取慢也比辱手疏且審孝履支持靡然愈遠追慟何
及伏冀俯禮適變寬中強食謹奉 懇疏不次

又書上問無功於世世及不西歐與
蒙示長牋粲然累幅光彩下燭衰朽增華但以未拜
告命不敢具啓答謝感恚不可言喻老瘁不復疇昔
但偶未死爾水道間關寸進更二十餘日方至曲江
首當詣宇下區區非面不既乏人寫大狀不罪手拙
簡畧不次

又

昨日辱遠逕喜慰難名客散已夜不能造門蚤來又
聞已走松楸未敢上謁領手教愧悚無地至節想惟
孝思難堪奈何來日當往謁慰節辰蒙惠羊邊酒壺
仁者之餽謹以薦薦先感佩不可言也

又

兩日不果詣見伏計孝履如宜欲告借前日盛會已
予厨人一日告白朝散絕早遣至不罪不罪家人輩
欲遊南山相仁若無事可能同到彼閑行否

與黃師是

行計屢改近者勿累舟中皆伏暑自愍一年在道路

矣不堪復入汴出陞又聞子由亦嘗用不忍更以三百指諉之已決意旦夕渡江過昆陵矣荷憂愛至深致及之子由一書政為報此事乞蚤與達之塵埃風葉滿室隨掃隨有然不可廢掃以為賢於不掃也若知本無一物又何加焉有詩錄呈簾卷窓穿戶不高隙塵風葉任縱橫幽人睡足誰呼覺歌枕牀前有月明一笑一笑某再拜

與廣西憲曹司勳五首

某啓奉別忽二載奔走南北不暇附書申問子由轉所到天門冬前煎故人於我至矣日夜服食幾月遂盡之到惠州又適中領手書懶廢已放不即裁謝死罪死罪

又一云與林天和

某啓專人辱書仰服眷厚仍審比來起居清勝至慰至慰長子未得耗小兒數日前往河源獨斡築室極為勞冗承惠牙蕉數品有永嘗識者幸得徧嘗感愧不已忽忽奉謝

又

某啓數日稍清冷伏惟起居佳勝構架之勞殊少休暇思企清論日積滯念尚冀保衛區區之至因吳子

野行附啓不宣

又

其啓專人至賜教累幅慰拊周至且審比來起居佳
勝感慰兼至其得罪幾二年矣愚陋貪生輒緣聖主
寬貸之慈灰心槁形以盡天年即目殊健也公別後聞微疾
盡去想今益康佳養生亦無他術安寢無念神氣自
復知呂公讀華嚴有得因所望於斯人也居閑偶念
一事非吾子方莫可告者故崇儀陳侯忠勇絕世死
非其罪廟食西路威靈肅然願公與程之邵議之或
同一削乞載祀典使此侯英魄少信眉於地中如何
如何然慎勿令人知不肖有言也陳侯有一子在高
郵白首頗有立知之蒙惠竒茗丹砂烏藥敬餌之矣
西路洞丁足制交人而近歲綏馭少方殆不可用願
為朝廷熟講之此外惟萬萬自重

又

公勸某不作詩又却索近作閑中習氣不免有一二
然未嘗傳出也今錄三首奉呈看畢便毀之切祝千
萬惠州風土差厚山水秀邃食物粗有但少藥耳近
報有永不叙復旨揮正坐穩處亦且任運也子由頻
得書甚安某惟少子隨侍餘皆在宜與見今全是一

行脚僧但喫些酒肉耳此書此詩只可令之即一閱
餘人勿視也

與晦夫一云與趙仲脩

某啓辱答教感服風月之約敢不敬諾庾公南樓所
謂老子於此興復不淺便當携被往也

與范夢得八首

某啓一別俯仰十五年所喜君子漸用足為吾道之
慶比日起居何如某旦夕南遷後會無期不能無悵
惘也過揚見東平公極安行復見之矣新著必多無
緣借觀為耿耿耳乍暄惟願候自重因李彥秀才行
附啓上問不宣

又

某啓辱教字起居佳勝郊外路遠不當更煩屈臨可
且寢處耳有事以書垂喻可也界紙望示及來日自
不出只在舟中靜坐惠貺鳳團感意眷之厚熱甚不
謹

又

某啓辱教承台候康勝為慰得請知幸以未謝尚稽
謁見竦息竦息子功復舊物甚慰眾望來日方往浴
室也人還忽卒不宣

又
某啓不肖所得寡薄惟公愛念以道義相期眷子無窮既承感戀不可言乍寒不審起居休否某已次陳橋瞻望益遠惟萬苦以時自重

又

今日謁告不克往見辱教伏承文體佳勝楊君舉家人服其樂多效亦覺其穩審然近見王定國云張安道書云曾下疎藥數日不能食又謝之不满意然不知果爾否有聞不敢不盡

又

某啓辱手東且審起居佳勝為慰和篇高絕木與種者皆被光華矣幸甚幸甚舊句奇偉試當強勉繼作忽忽不宣

又

某啓違遠二年瞻仰為勞辱書承起居佳勝慰喜可之極比日履此秋涼起居佳勝少選到岸即伏謁以盡區區

與孫叔靜七首

昨日辱臨碩夙昔之好不替有加感嘆深矣屬飲藥汗後不可以風未即詣謝又枉使旌重增悚惕捧手

教且審尊體佳勝且夕造謂以究所懷

又

辱手教伏審晚來起居佳勝惠示珠攬頃所未見非獨下視沙塘矣應當一笑羊麪酒醋為惠禮意兼厚敬已拜賜感佩之極

又

前日辱下顧尚未走謝悚息不已捧手教承起居佳勝卑體尚未清快坐阻談論為悵惘也惠示妙劑及方獲之幸甚從此衰疾有瘳矣

又

已別瞻企不去心辱手教且審佳勝感慰之極早來風起舟不敢解故復少留因來淨惠與惠州三道人語耳無緣重詣臨紙惋悵

又

令子重承訪及不暇往別為愧深矣玆惠菜膳增感忤也河源藤已領衰疾可恃矣

又

眉山人有巢谷者字元修曾應進士武舉皆無成篤於風義已七十餘矣聞某謫海南徒步萬里來相勞問至新興病亡官為藁殯錄其遺物於官庫元修有

子蒙在里中某已使人呼蒙來迎喪頗助其路費仍約過永而南當更資之但未到耳旅殯無人照管或毀壞暴露願公愍其不幸因巡檢至其所特為一言於彼守令得稍修治其殯常戒主者保護之以須其子之至則恩及存亡耳死罪死罪

又

去德彌月思仰縈懷比日履此新陽起居增勝行路百阻至英方再宿矣少留數日此去尤艱閱借舟未知能達部否流行坎止輒復任緣不煩深念也後會未卜惟萬萬為國自重

答劉貢父二首

久聞暫聚復此違異悵惘至今公私紛紛有失馳問辱書感作無量字畫妍潔及問來使云尊貌比初下車時替且澤矣聞之喜甚比來起居想益佳何日歸覲慰士大夫之望未間萬萬為時自重不宣

又

某忝冒過甚出於素獎然迂拙多忤而處爭地不敢作久安計况當有以教督之而指汗顏旁觀之謂柰何柰何舉官之事有司逃失行之罪歸咎於兄清明在上豈可容此小子何與焉茯苓松脂雖乏近効而

歲計有餘未可棄也默坐反照瞑目數息當記別時語耶

荅曾子宣三首

某啓流落江湖晚復叨遇惟公知炤如一日也孤愚寡與日親高誼謂可永久不謂尚煩藩翰之寄違闊以來思仰日深辱書教伏審履茲秋涼台候萬福欣慰之極二聖思治求人如不及公豈久外惟千萬順時為國自愛

又

自公之西有識日望詔還豈獨契愛之末邊

公豈久外哉示喻塔記久不馳納愧恐之極乞少寬之秋涼下筆也親家柳子良宣德興路某希獲在屬城知幸知幸謹奉手啓冗迫不盡區區

某啓辱教伏承台候萬福為慰塔記非敢慢蓋供職數日職事如麻歸即為詞頭所迫率以夜半乃息五更復起實未有餘暇乞限一月所敢食言者有如何願公一笑而恕之旦夕當卜一邂逅而別

與李公擇

秋色佳哉想有以為樂人生惟寒食重九慎不可虛

擲四時之變無知之前者近有潮州人寄一物其上
云扶劣膏不言何物狀似羊脂而堅感竹筒中公謬
此物不味其名必佳物也若識之當詳以示可分去
或問習南海者予由近作棲賢僧堂記讀之悚慄覺
峭崖飛瀑通入寒栗

與姜唐佐秀才六首

某啓特辱遠訪意賦甚重衰朽廢放何以獲此悚汗
不已經宿起居住勝長牋詞義兼美窮陋增光病卧
不能裁答聊奉手啓

又

某啓昨日辱夜話甚慰孤寂示字承起居安勝竒舞
佳惠感服至意當同安也適睡不即答悚息某頓首

又

今日霽色尤可十廿食已當取天慶觀乳泉潑律茶之
精者念非君其與共之然蚤來市無肉當相與啜菜
飯爾不嫌可只今相過某啓上

又

適寫此簡得來示知巡檢有會更不敢邀請會若散
早可來啜茗香酒麪寺承佳惠感愧感愧來旦飯必
如諾十月十五日白

又
某啓別來數辱問訊感忤至意委身自具喜起居佳勝
堂上嘉慶甚慰所望也知非久適五羊益廣學問以
卒遠業區區之禱此外萬萬自重不宣

又

某已得合浦文字見治裝不過六月初離此以從石
排或澄邁渡海無緣更到瓊會見也此懷甚惘惘因
見貳車累道下懇有一書至兒子邁處後者往五羊
時為帶去轉託何宗道附達為幸

小子治裝冗甚未及奉啓所借烟蘿子兩卷吳志四

冊會要兩冊並馳納

與傅維巖秘校四首

某啓專人至承不鄙罪廢長歲見及援證古今陳義
甚高伏讀愧感仍審比來起居佳勝至慰至慰守局
海微淹屈才美然仕無高下但能隨事及物中無所
愧即為達也伏暑萬萬自愛不宣

又

衰病裁荅草草不訝知不久美解即獲會見至喜至
喜掩骼之事知甚留意旦夕再遣馮何二士面稟亦
有錢物在二士處此不覩縷曾誠荔子一籃附去人

持上不罪不罪其又王

又

某啓遠蒙惠書非眷念之厚何以及此仍審此來起居佳勝感慰兼集老病之餘復此窮獨豈有再見之期尚冀勉進學問以究遠業餘惟萬萬自愛不宣

又

官事有暇得為學不輟否有可與往還者乎此間百事不類海北但杜門面壁而已彼中如有麓藥治病者為致少許此間如蒼朮橘皮之類皆不可得但不嫌麓賤為相度致數品不罪不罪

與林天長官二十三首

某啓近辱手書冗中不果即答悚息不怠春寒想體中佳勝火後凡百想勞神用勸民之意計不倦也未由披奉萬萬自愛不宣

又

某啓專人辱書且審起居佳勝為慰春物益妍時復尋賞香想亦以雨乾懷也未由在見萬萬若時加攝不宣

又

小兒往循已數日矣賤累閏月初可到此新居旦夕

畢工承問及感感不已領書又惠筍蕨益用愧刻聞
相度移邑果爾否

又

其落辱手教伏承起居佳勝甚慰馳仰承問賤累正
月末已到贛上矣聞月上旬必到此也考室勞費乃
老業也旦夕遷入未由會見萬萬以時自重不宣

又

花木栽感留意惠貺鹿肉尤增慚荷某又上

又

其啓近數奉書想皆達雨後清和起居佳勝花木卷

不傷遂成幽居之趣荷雅意無窮而未即
酬謝為愧耳人還忽忽不宣

其啓入某又

其啓昨辱訪別尤荷厚眷恨老病龍鍾不果請
負多矣經旬起居何如果成行未忘已為民誰如君
者願無違此道驛之農夫不以水旱而廢蓆蓑也此
外萬萬自愛不宣

又

其啓比日蒸熱體中佳否承惠楊梅感佩之至聞山
薑花欲出錄夢得詩去庶致此餽也呵呵豐樂橋數

亦匠請假暫歸多日不至取煩旨麾旬押送來為幸
草草奉啓不罪

又

某啓人來辱書且審比日尊體佳勝甚慰所望出意
加減秧馬由盡其用非拊字究心何以得此具白太
守美乍熱萬萬以時加盥不宣

又

某啓人來辱手教具審起居佳勝吏民畏愛謠頌布
聞甚慰所望秧馬聊助美政萬一耳何足二乎承示
諭愧悚之至留書已成秋涼當往觀也毒熱萬萬為

民自愛不宣

又

某啓辱教承徵疾已平起居清勝甚慰馳仰暑雨不
常官事疲勤攝衛為難惟如意節調以時休息為佳
也懇懇不宣

又

某啓多日不奉書思仰之至伏暑者尊體何如惠賜
子極佳郡中絕少得與數客同飲幸甚幸甚未由合
會萬萬以時自愛某再拜

又

某啓辱手教承起居佳勝又少冗率有關馳問愧企
深矣承惠龍眼牙蕉皆郡中所乏感昨之至未由瞻
奉萬萬以時自重不宣

又

高君一卧遂化深可傷念其家不失所否瘡痍橫流
僵仆者不可勝計奈何奈何某亦旬日之間喪兩女
使滴居年落又有此狼狽想聞之亦為之撫然也某
再啓

又

某啓近日辱書伏承別後起居佳勝甚慰馳叩數以
月色清絕恨不同賞想亦對景獨酌而已未即披奉
萬萬自重人還布啓不宣

又

某啓近辱過訪病中恨不款奉人來枉手教具審起
居住勝至慰至慰旦夕中秋想復佳風月莫由陪接
增悵仰也乍涼萬萬自重不宣

又

某啓入還奉書必達即候漸涼起居佳否疊煩願旨
感昨交深未緣面謝惟祝若時自重不宣

又

某啓秋高氣爽伏計尊候清勝公宇已就想日有佳
思未緣披奉萬萬以時玆齋不宣

又
某啓前日人回裁謝必達比日履茲薄冷起居佳否
未緣展奉但有翹想尚冀保衛區區之至不宣

又
某啓近奉狀知入山未還即日想已還治起居佳否
往來衝冒然勝遊計不為勞也未瞻奉間更乞若時
自重不宣

又

某啓辱書伏承起居佳勝示諭切累已到誠流寓中
一喜然老穉紛紛口衆食貧向之孤寂未必不佳也
可以一笑蒸鬱未解萬萬以時自重不宣

至
骨肉遠至重為左右費羊麪鱸魚已拜賜矣感忤之

又

某啓從者往還見過皆不款奉愧仰何勝辱書承起
居清勝聞還邑以來老穉鼓舞數日調治想復清暇
矣歲莫萬萬加愛不宣

又

某啓昨日江干邂逅未盡所懷來日欲奉屈蚤膳庶
少款曲關人不獲躬詣不罪

與張朝請五首

某啓兄弟流落同造治下蒙不鄙遺卷待有加感服
高誼悚佩不已別來未幾思仰日深比來起居何如
某已到瓊過海無虞皆託餘庇旦夕西去回望逾遠
後會無期惟萬萬若時自重慰此區區途次裁謝草
草不宣

又

海南風物與治下畧相似至於食物人烟蕭條之甚

去海康遠矣到後杜門默坐喧寂一寂也蒙差人津
送極得力感感舍弟居止處若得系成令渠獲一定
居遺物離人而遊於獨乃公之厚賜也兒子幹事未
暇上狀不罪某上啓

又

某再啓聞已有詔命甚慰與議想旦夕登途也當別
具賀幅某關人寫啓狀止用手書乞加恕也子由荷
存庇深矣不易一二言謝也新春海上嘯詠之餘有
足樂者島中孤癖春色所不到也某再拜

又

其啓久不上狀想察其哀疾多畏非簡慢也新軍使
來捧教字且審比日起居住勝感慰兼極某到此數
日病今幸少間久逃空谷日就灰槁而已因書瞻望
又復悵然尚冀若時自厚區區之餘意也不宣

又

新釀四壺開嘗如宿昔香味醇冽有京洛之風逐客
何幸得此但舉杯屬影而已海錯亦珍絕此雖島外
人不收此得之又一段奇事也眷意之厚感忤無已

答漢卿

某啓辱教承起居住勝為慰知不久入城遂當一見

何幸如之地黃煎已領感忤適自局中還熱甚適
空奉書地黃煎蒙寄惠極佳薑蜜之劑甚適宜也仰
煩神用愧感不可言

謝呂龍圖三首 京師

龍圖閣老執事某西蜀之鄙人幼承家訓長知義方
粗識名教遂堅晚節兩登進士舉一中茂才科故當
世名公巨卿亦嘗賜其提挈愛憐之意故歐公引之
於其始韓公薦之於其中今又閣下舉之於其後自
惟末學厚大賢者之知出自天幸然君子之心以公
而取士其小人之志終荷恩以歸心但空省循何由

論報比者上以片言隻字謝德於門下而其誠之所
加意有所不能盡意之所至言有所不能宣故其見
於筆舌者止此而已惟高明有以容而亮之

又

前以拙訥上塵聽覽方懼獲罪於門下而無以容其誅
又辱答教言辭款密禮遇優隆而褒初之句有加於
前日此不肖所以且喜且懼而莫知所措也玆由已
捧受訖謹藏之於家以為子孫之美觀部屋之陋復
生光彩陳根之朽再出英華乃閣下煖然之春有以
姬育成就之故也擇日齋沐再詣館下紙滋訥情

不能宣伏惟恕其愚

又

某久以局事汨沒殊不獲覲止竊惟應得踈絕之罪
於左右不意寬仁合垢察其俗狀之常情恕其簡略
之小過光降書辭加勞問拜賦之際兵燹增厚顏且
夕詣賓次盛暑伏惟為朝廷自愛上副注倚之心下
慰輿人之望

與楊濟甫

為別忽已半歲傾想之懷遠而益甚即日起居何如
貴眷各安不自離家至荆南數次奉書計並聞達前

月半已至京一行無恙得臘月中所惠書甚慰遠意
見在西崗賃一宅子居住恐要知悉春暄未緣會見
千萬珍重珍重

答王龍圖

辱簡承孝履如宣新詩寵行甚幸但稱道太過非
所以安不肖也餘所論謹在意

與楊濟甫鳳翔

奉別三更歲律思渴日深即日履此新春起居多勝
貴聚各佳安某前月十四日到鳳翔十五日已交割
訖人事紛紛久稽裁問想自尊君襄事後來漸獲閑
靜管幹諸事必且濟辦某此與賊累如常今因范元
歸奉書聞露氣候漸和更希珍重

與蒲誠之六首

某啓聞軒馬已至多時而性懶作書不因使賫手教
來雖有傾渴之心終不能致一字左右也悚慄悚愧
盛熱殊不可過承起居佳裕甚喜甚喜此並無恙
京師得信亦安但近得山南書報伯母於六月十日
傾背伯父之喪未及一年而災禍仍重如此何以為
心家兄惟三哥在左右大哥二哥必取次一人歸山
南謀扶護還鄉也人生患難至有如此極者煩惱煩

惱知郡事頗簡足以尋繹舊學也同僚中有可與相
處而樂者否新牧停皆在此常相見恐知悉殘暑更
異順時珍重

近聞真秘丞言聞於誠之韓益州欲令誠之替某若
得情固所喜幸也然其盡今歲方及二年不知朝廷
肯令某成資解去不若必俟三考則於誠之為太淹
緩安用也向經由時甚恨不款曲今若因此得從容
接奉何喜如之陳文日目見甚安

又

近過中辱書方欲附問人來又承手教審聞起居佳
勝差慰瞻望新命必已下伏增欣慶苟相知豈必為
交代但奉見稍遠耳承又須歸觀奔波良不易也秋
冷千萬善愛

又

聞車騎已在二曲即見風采喜慰可知冒寒行李不
易久此僻左獲奉清游幸甚也

又

今日比欲更接清話少頃而人事紛紛至今不得暫
息欲奉謁次聞府官盡出接張省選須至旦出城恐

訝不來走此間達

長安之別忽然改歲伏計履茲新春起居增慶某明日至府謁見預增欣抃然不免有少事干聒為本府帶得接新戎兵士數十人比謂到京却中途逢本官行李頗闕事欲告於貴府添差防護廂軍十餘人昨本有防護二十人為華州城却十人但只依元數亦差較也告早為擘畫某更不住後日絕早發去也特眷契喋喋喧躓幸為留念

與陽濟甫

久寒遠想起居住勝此去替不兩月更不能歸鄉且入京去愈遠依黯近得王道矩書云朝夕一來此相看告便如適中惠一書貴知道矩幾日起發此幹告早及某只十二月十七八間離岐下也

卷楊濟甫二首 除喪還朝

某近領臘下教墨感服眷厚兼審起居佳勝某此與賤累如常舍弟差入貢院更半月可出都下春色已盛但塊然獨處無與為樂所居廳前有小花園課童種菜亦少有佳趣傍宜秋門皆高槐古柳一似山居頗便野性也漸暖惟千萬珍重

遞中屢得數書知尊体佳勝貴眷大安示及發遞引
目契勘得並到但鄉親書皆五六十日不獨濟南也
一府推之命只是斬身權發遣更月餘正官到即仍舊管
官誥院也府中冗絆非拙者所樂恐知都下所須示及
與楊濟甫

答宝月大師二首

久不奉書蓋冗惰相因必未訝也史厚秀才及蔡子
華處領來書知法体佳勝此中並安請補外蒙恩除
杭倅旦夕出京且往陳州相聚至九月初方行愈遠
鄉里曷勝依黯累示及瑜隆紫衣師彌近為干得王
誥駙馬奏瑜為海慧大師文字更旬日方出圓竟經
云法界海慧照了諸相文潞公亦許奏隆紫衣然須
俟來年遇聖節方可奏已差祠部吏人到王駙馬宅
計會瑜師文字總得便入遞次莫更一兩月方得勅
出此事自難得偶成此二事也臨行草草書不盡此

懷惟千萬珍重

又

屢蒙寄紙一一愧荷駙馬都尉王晉卿畫山水寒林冠絕一時非書工能髣髴得一古松帳子奉寄非吾兄別識不寄去也幸秘藏之亦使蜀中工者見長意思也他甚珍惜不妄與人

與大資禪師璉公抗倅

人至辱書伏承法候安裕傾向傾向昨奉聞欲捨禪月羅漢非有他也先君愛此畫私心以為捨施莫如捨所甚愛而先君所與厚善者莫如公又此畫頗以

靈異累有所覓於夢寐不欲盡談嫌涉恠尔以此益不欲於俗家收藏意只如此而來書乃見疑欲換金水羅漢開書不覓失笑近世士風薄惡動有可疑不謂世外之人猶復尔也請勿復談此某比乏人可令賫去兵卒之類又不足分付告吾師差一謹幹小師齋籠伏來迎取并古佛一軸亦同捨也錢塘景物樂之忘歸舍弟今自陳州得替當授東南幕官冬初恐到此亦未甚的詩筆計益老健或借得數首一觀良幸到此亦有拙惡百十首閑暇當錄寄也

答范夢得二首

久以事牽不遑奉書深以為愧中間安上處及邇中
捧來教具審起居佳勝某旅宦粗遣春夏間殊少事
近日併覓冗坐盜賊獄訟常滿蓋新法方行故也疲
茶無狀館中清佚至為福地然知平日交游皆不在
何以為樂某旬日來被差本州監試得閑二十餘日
在中和堂望海樓閑坐漸資快適有詩數首寄去以
發一笑

又

久不奉書愧負不可言不審比辰起居佳否某此粗
遣但親友疎闊旅懷牢落尔屢得蜀公書知佳健二
家兄書云每去輒留食食倍於我輩此大慶也頗得
潞公手筆皆詳悉精好富公必時見之聞其似四十
許人信否君實固其清安得此數公無恙差慰人意
無緣言面惟順時自愛

與郭功父五首

昨日承顧訪殊慰久闊經夕起居佳否某出院本欲
往見以下痢乏力未果想未訝也略奉啓布謝萬一
又

元本開四字 瞻奉喜慰可量既以不出又數日卧病遂
元本開五字 起居佳否其下痢雖止尚瀉茶也謹奉

啓布謝

又

兒子歸來別無可為土物御筆一紙蒙賜墨一圭新茶
二餅皆得之大臣家真物也不罪死瀆

又

辱訪臨感作獨以忽遽為恨迫行不往謝惟寬恕乍
熟萬萬自重

又

別來瞻仰無窮風雪疑寒從者勤矣辱書承起居甚
佳為使者即至必且暫還惟萬萬自重

東坡續集卷第五

書簡

與康公操都官三首

其稔聞才業之美尚淹擢用向承非罪被移衆論可
恠賢者處之想恬適也希聲久不得書承示諭方知
得蜀州應甚慰意二浙處處佳山水守官殊可樂鄉
人之至此者絕少舉自無親故而杭又多事時投餘
隙輒出訪覽亦自可卒歲也東陽自昔勝處見劉夢
得有三伏生秋之句此境猶在否未知會晤之日但
有企詠

所索詩非敢以淺陋為辭但希世絕境衆賢所共詠
歎不敢草草為寄也幸恕察
又
向辱教久欲裁謝值出入紛紛無定因循至今即日
履茲春和起居住適向承寄示圖記及詩實深慰仰
此真得賢者之樂雖鄙拙亦欲勉作歌詩庶幾附託
高人絕境以傳永久適會紛紛未暇更旬日當寄上
也

答楊君素

久不奉書適中領來教欣承起居佳勝眷愛各無恙
奉別忽四年薄廩維絀歸計未成懷想親舊可勝惋
歎吾丈優游自得心恬體舒必享龜鶴之壽劣姪與
時齟齬終當捨去相從林下也

與楊濟甫

久不奉書亦少領來訊思念不去心不審即日起居
佳否眷愛各無恙某此安健官滿本欲還鄉又為舍
弟在京東不忍連年與之遠別已乞得密州風土事
體皆佳又得與齊州相近可以時得沿牒相見私願
甚便之但歸期又須更數年瞻望墳墓懷想親舊不

竟潛然未緣會面惟冀順候自重

與周開祖

某忝命皆出獎借尋自杭至吳興見公擇而元素子
野孝叔令舉皆在湖燕集其盛深以開祖不在坐為
恨別後每到佳山水處未嘗不懷想談笑出京北去
風俗既推魯而游從詩酒如開祖者豈可復得乃知
向者之樂不可得而繼也今舉特來錢塘相別遂見
送至湖久在吳中別去真作數日惡然詩人不在大
家省得三五十首唱酬亦非細事

與何浩然

八還辱書且喜甚惡佳勝寫真奇妙見者皆言十分
形神甚奪真也非故人倍常用意何以及此感服之
至所要詩稍暇作寫去雙幅已令蜀中織造至便寄
納未即會見千萬珍重

谷水陸通長老五首

客州

近過蘇臺不得一見而別深為耿耿專入來辱書且
喜法履清勝其到此旬日郡僻事少足養衰拙然成
中無山水寺宇林陋僧簾野復來蘇枕湖山之遊無
復髮鬢矣何日會集慰此牢落唯萬萬自重

又

三瑞堂詩已作了納去惡詩竟何用是家求之如此其切不敢不作也惠及溫補甚奇此中未嘗識也棄手兩卷不足為報但此中所有只此耳單君既必常相見路中屢有書去久望來書且請附密州通寄數字告為速達此意

又木對血對衣在首

別後一向冗忙有疎奉問豐辱手教愧悚良深仍審履茲初涼法體增勝為慰承開堂未幾學者日增吾師久安閑獨迫於眾意無乃少勞然以濟物為心應不計勞逸也未緣奉謁千萬珍重入還布謝

又

姚君篤善好事其意極可佳然不須以物見遺也惠香十八罐却託還之已領其厚意與收留無異實為他相識所惠皆不留故也切為多致此懇

又

且說與姚君勿疑訝只為自來不受非親舊之餽恐他人却見恠也元伯昆仲因見各為致懇乍到未及奉書

卷陳履常二首

吳中屢得瞻光時以餘棄洗濯蒙鄙別來仰佇日深

通中首辱教尺感服良厚即日復茲酷暑起居何如
賈眷令子各佳勝披奉杳然臨紙悵惘惟冀為時調
護

又

遠承寄貺詩刻讀之灑然如聞玉音何幸獲此榮觀
不獨以見作者之格且足以知風政之多暇而高躅
之難繼也輒和光祿庵二絕聊以寄欽羨之懷一笑
投之可也所須接骨丹方謹錄呈高家連年旱蝗應
副朔方百須紛然疲茶日俟冰逐企仰仙館如在雲
漢矣因風不吝詢字

答程彛仲二首

某啓奉別積年因循不脩書問每以為愧適中辱手
書勞問甚厚感戴不可言也承以科詔入都跋履之
餘起居佳否老兄循道既久文行愈粹決無終否不
振之理更少貶以就繩墨即當俯拾也未緣披奉惟
冀以時自重謹因鄉人李君行奉啓布問

又

得聖此行得失必且西歸計無緣過我而東武任滿
當在來歲冬杪亦無緣及見於京師矣此任滿日舍
弟亦解罷當求鄉里一任與之西還近制既得連任

蜀中遂可歸老守死墳墓也心貌衰老不復往日惟
念斗酒隻雞與親舊相從耳星橋別業比來更增葺
否因便無惜一兩字

與王慶源二首

陵州廬中辱書及詩如接風論忽不知萬里之遠也
即日履茲秋暑尊候何似某此粗遣雖有江山風物
之美而新法嚴密風波險惡况味殊不佳退之所謂
居閑食不足從官力難任兩事皆害性一生長苦志
正謂此矣知叔丈年來頗窘此事有定分但只以安
健無事多了孫為樂亦可自遣何時歸休得相從田

里但言此心已馳於瑞草橋之西南矣秋暑更異以
時珍重

又

高密風土食物稍佳但省租公庫裁削索然貧儉始
至值歲飢人豪剽劫無虛日凡督捕姦姦五七十人
近始肅然鬪訟頗簡稍葺治園亭居之亦粗可樂但
時登高西南引領即悵然終日近稍能飲酒終日可
飲十五銀盞他日粗可奉陪於瑞草橋路上放歌倒
載也

去歲赴官迫於程限不能枉舟一別中流縱望雲山
杳然有不可及之歎既渡江遂蒙輕舟見餞復得笑
語一餉之樂暫荷之懷殆不可勝言別來因循未及
奉書專人至辱教累幅慰喻反復讀之爽然如對妙
論仍審比來法履佳勝某此粗遣但未會有會見之期
臨紙惘然惟萬萬自重至游堂記即當下筆適中寄
去近有後把菊賦一首寫寄以當一笑

荅富道人

承錄示秘方及寄遺藥具感厚意然此事本林下無
以遣日聊用適意可也若待以為生則為造物者所
惡矣僕方苟祿出仕豈暇為此謹却馳納且寄之左
右異日歸田却咨請感愧之至

荅周開祖

適中辱書教累幅如接笑語即日遠想起居住勝某
此無恙已被旨移河中府候替人十二月上旬中行
相去益遠矣往日相從湖山之景何緣復有別後百
事紛紛皆不足道惟令舉迹去令人不復有意於茲
世細思此公所以不壽者而不可得不免為之出涕
讀所示祭文紀述略盡其美甚善其家能入石否亦
欲作一首哀詞未暇也當作寄去開祖筆力頗長魏

武所謂老而能學惟予與袁伯業真難得也寄示山
圖欲尋善本而不可得者新詩清絕輒和兩首取笑
浩然亭續和寄去今日大雪與客飲於玉山堂適遣
人往舍弟處遂作此書于冷殊不成字惟冀自重而
已

答蜀僧幾演

幾演大士蒙惠蠟龍集向已盡讀數冊延詩延文筆
力竒健深增歎伏僕嘗觀貫休齊己詩尤多兀陋而
遇知得名赫奕如此蓋時文凋弊故使此二僧為雄
強今吾師老於吟詠精敏豪放而汨沒流俗豈亦有

幸不幸耶然此道固亦澹泊寂寞非以勸人知而鼓
譽也但鳴一代之風雅而已既承厚貺聊奉廣耳

與人

違去門下已八年愚魚罷能死人事廢書疏狹然急慢
之罪宜在譴絕比承柄用又不以時隨衆修賀蓋踈
懶愧縮日復一日不知復憐恕之否即日履茲寒凝
台候萬福甚去替止數月而貧困難以赴闕相次乞江
浙一郡君幸得之拜見未可期惟冀為國自重

答張主簿

改歲無緣展慶伏惟履茲新春百福來集旬日前辱

教感服眷厚不即馳咨悚忭何日披奉但有馳
仰餘寒冀以時自重

與人二首

浙右之別遂不上問至今想必察其情也特枉書問
感慰兼集比日起居何如涉海恬然繼以題檄衆論
翕然知忠信之可恃名實之相副也雅故之末於慰可
量

又

前日使車道白郡下雖展接顏表殊慰瞻係之懷惟
是禮勞不腆實深愧悚遠茲違間吏役絆撻未皇奉
書以伸惓惓之情特蒙高明遠貺珍贖披緝數函感
仰交懷初暑微熱切承跋履之餘動止佳勝未緣會
集臨紙增慨

與眉守黎希聲三首

徐州

傾向已文展奉無由竊計比日履茲酷暑起居佳勝
某占籍部中不獲俯伏門下一修桑梓之儀瞻望鈴
齋豈勝懷仰伏惟順時為民自愛

又

去歲王秀才西歸奉狀必達即日遠想起居佳勝承朝
廷俯徇民欲有旨借留雖滯留高步士論未厭而鄉

閭之獲特以自私而已然山水之秀園亭之勝士人之
衆多食物之便美計公亦自樂之忘歸也某久去墳
墓令具祿忘家念之輒面熱但差使南北不敢自擇尔
何時復得一笑為樂尚冀為時自重

又

向自密將赴河中至陳橋受命改差彭城便欲赴任
以兒子娶婦暫留城東景仁園中旦夕自汴東去愈
遠風問可勝悵然墳墓每煩戒敕惟增感噎堂兄欲
葬祖墳為諸房衆多某既不敢果決恐衆意難允也
乞知之

荅李才元

熟甚竟不再別悵仰殊深辱教承起居佳勝寵惠皆
奇筆雅制刻荷無已仁者之惠誠足慰彼黎庶然不
知者以為見教以是搖之呵呵安道舍弟當具道盛
意乍遠萬乞保重即復顯用以慰士望

荅范蜀公

前日辱書并新詩累幅詞格清美欽味不釋手屬
使者交至紛紛無暇裁謝後待再領手教愧悚無地
比日起居何如未由披奉萬萬以時自重

荅晁叔美二首

自別兩辱存問荷眷契之厚無以為喻日欲裁謝而拙
鈍懶放因循至今計明哲雅量不深遣過而自訟亦
久矣即日不審尊履何如某此無恙但奉行新政多
不如法勘劾相尋日俟汰遣耳若得放歸過淮必遂
候見未間為國自重

又

向承出按淮甸不即具賀幅者以吾兄素性亮直而
此職多有可愧者計非所樂耳然仁者於此時力行寬
大之政少紓吏民於網羅中亦所益不小此中常賦
之外徵歛雜出而括盤禁繁密急於兵火民既無告亦
亦僅且免罪益苟簡矣向聞吾兄議論頗與時輩不
合今茲躬履其事必有可觀者矣今兄佳士久淹請
君亦自知之

與蒲廷淵

河中永洛出東東道家所貴事見真誥唐有道士侯道
華嘗得無核者三食之後竟竊鄧太主藥上丹并君到
彼試求之但恐得之不偶然非力求所能致也

與晁君成

苦寒審尊履佳勝新文極為精妙久不見之甚慰喜
莊子用志不分乃疑於神古語以疑為仙耳如易陰

疑於陽世俗不知乃改作疑不敢不告人還草草

與范子豐六首

伏審子豐南宮殊捷慶林可量即日想已唱第必在
高等期集之暇起居佳勝其更五七日泝水愈遠左
右臨書悵然惟祈慎重別膺亨寵

又

小事拜聞欲乞東南一郡聞四明明年四月成資尚
禾除人託為問者回書一報前所託殊不蒙留意恐
非久東南遂請愈難望矣無乃求備之過乎然亦憤
不可況愛輕取也人還且略示諭

又

近專人奉狀達否即日起居何如貴眷各安局事漸
清簡不口其幸無恙水旱相繼流亡盜賊漸起決口未
塞河水日增勞苦紛紛何時定乎近乞四明不知可
得否不尔但得江淮間一小郡皆所樂更不敢有擇
也子豐能為一言於諸公問乎試留意人還仍乞二
報幸甚奉見無期惟萬萬以時自重

又

稍不通問伏想起居佳勝侍郎文榮在郊外過夏台
候必更康安其此與勿累如常八月九月間秋水既

過彭城城下徹徭高麗使已還四明可以易守當更
理前請也會合香未有滄萬萬自重

又

南方夏熱殊非中原之比入秋稍得清涼然夏田早
損七八鹽法更變課入不登雖閑局不免以此為累
自餘粗如常也子中子老頃在左右今已赴官未何
時參候北望不勝馳情

又

新珠想日長進愛婿無恙甚望大人高等待乞利市
也納銀一笏託用買圓熟珠子二千枚少錢告那出
便納上昏嫁所須不可柰何甚非情願幸留意承問
似叔頗長成每日作詩讀史但蒙拙少訓督耳內孫
想益聰淑諸郎娘各計安也

答玉慶源

久以官冗不暇上問忽辱手訊喜知車從已達輦下
起居住勝即日南宮必榜出矣淪屈已久必遂了當
欣賀良深來書謙抑過當四方赴者甚衆豈獨吾叔
元昆勸駕良合事宜恨此拘繫無緣於東華門外奉
接京師一別二十餘年豈惟吾叔以衰老可歎至於都
城風物事體索然無復往時矣南守官極可樂而民

間戚足道不聊生懷抱殊不佳深願慶源了當後千萬
一來相從數月少慰平生幸勿以他事為辭至懇至
懇

與參寥

別來思企不可言每至逍遙堂未嘗不悵然也為書
勤勤不忘如此仍審比來法體康佳感服兼至三詩
皆清妙讀之不釋手且和一篇為答所要真贊尚未作來人
又不敢久留甚愧知且伴太虛為湯泉之遊甚善甚
善某開春乞江浙一郡候見去處當以書奉約也要
墨納兩笏皆佳品也餘惟為法自重適有數客遠來
相看陪接少暇奉啓不盡意

與文與可三首 徐州

與可抱才不試循道弥久尚未聞大用公議不厭計
當在即然廊廟間誰為卹公議者乎老兄既不計較
但乍失為郡之樂而有桂玉之困又却不見使者甯
面得失相乘除亦略相當也彭門無事甚可樂但未
知今夏得免水患否子由頻得書甚安示諭秋冬過
親甚幸甚幸令嗣昆仲各計安勝為學想皆成就矣

又

離浙中已四年向亦有少浙物久已分散零落矣有

藥玉船兩隻獻上恰好叻酌不通客矣呵呵杭州故人頗多致之不難當續營之但恐得後不肯將盛作見借也

又

近屢於相識處見與可近作墨竹惟劣第只得一竿未說字說潤筆只到處作記作贊備真火下亦合刺得幾紙專令此人去請幸毋久秘不尔不惟到處亂畫題云與可筆亦當執所惠絕句過狀索二百五十疋也呵呵

與鮮于子駿三首

久不奉狀方深愧悚近中伏辱手教并新文石亥等疾讀喜快無量即辰起居佳否公文學德度宜在朝廷久此遠外何也然聞一路蒙被仁政不尔吏民皆在倒懸中也况鄉井墳墓在焉計居之甚以為樂某到郡正一年諸况粗遣歲凶民貧力所無如之何者多矣然在已者未嘗敢行所愧也如此而已忝厚眷故及未緣瞻奉惟冀以時自重

忝厚眷不敢用啓狀必不深訝所惠詩文皆蕭然有遠古風味然此風之亡也久矣欲以求合世俗之耳

日則踈矣但時獨於閑處閑看未嘗以示人蓋知愛
之者絕少也所索拙詩豈敢措手然不可不作特未
擬耳近却頗作小詞雖無柳七郎風味亦自是一家
河呵數日前獵於郊外所獲頗多作得一闋令東州
社士抵掌頓足而歌之吹笛擊手鼓以為節頗壯觀也
寫呈取笑

又

故人劉格字道純故友劉恕道原之親誼讀書強記辨
博文詞粲然可觀而立節強鯁吏事亦健吾嘗頗知
之餘人未識也次告子駿與一差遣收置門下公甚可
以踏逐辟召幸先之敢保稱職也且夕歸南康軍待
關公若有以處之他必願就也某非私之也為時惜
才也

與何正道教授三首

一作何正道

忝命假守出於將大庇禮當詣謝以衰疾疲曳不給於
力愧悚無已乍熱起居佳勝登舟迫遽不果造別益
增仰戀

又

辱書承起居住勝鄉校淹留然便徐之士子識文章
瑰瑋之氣非小補也某又復西上紛紛無補甚愧朋

友矣

張聖途來稍聞動止為慰退之所難乃今見之大匠
旁觀愧汗深矣行役匆匆不盡區區

與歐陽仲純五首

去歲城東屢獲倍從蒙益既多樂亦無量既別日苦
賤事不克馳問慙負不可言即日起居何如見報除
審簿信否殊不知即日後者所在徒有仰詠其蒙庇
粗遣彭門本無一事足以屈拙河水一至事無不有
中間幾殆者數矣必亦聞之今方稍安而夏秋之患
未可量蓋命窮所至必召此何時復得一竿大之樂也
近詩數首聊以破顏餘寒萬萬以時自重

又

伯仲叔弼昆仲各計安勝楊掾行速未及拜書乞道
下懇子由在南都時得書無恙彭城最處下流水忠
甲於東北奏乞錢與夫為夏秋之備數章皆不報曹
河若可塞固大善不尔倉卒之間不免調急夫使係
省錢豈暇復稟命乎所費必多而為備不如先事之
精也人微言輕信命而已仲純知我之深者聊復及
之

又

去春寄舍國門屢受辱臨願喜慰無量別來逾年奔走俗狀未嘗通問瞻企徒深即日履此煩暑起居何如眷愛各安否傳聞車馬已到宛丘相去甚近書問自此可時相及矣千萬順時珍重

又

崔度者頃年在陳與之甚熟今作過海之行妻子仍在陳學幸略與垂顧

又

伯仲兄聞監西岸已視事未叔弼近託孫元忠附書李嘿今安在因風無惜惠問宛丘誰與往還有可與語者否

答周開祖二首

湖州

別久思渴不言可知一路候問來耗忽辱教喜慰良深乍寒起居佳勝承脫湖比之行而得樂清正如舍魚而取熊掌其可賀也其忝命甚便其私即遂面話此不盡懷

又

長篇奇妙無狀每蒙存錄如此之厚但賜多而報寡故人知其慙拙必不罪也今輒和二首少謝不敏且

資一笑惠及海味珍感來人遽還未有以報但愧作
無窮到郡不見今舉此恨何極嘗冀其殞不覺一慟
有刻石必見之更不錄呈有幹一二示及李無悔近
見訪留此旬餘亦許秋涼再過也

答呂熙道二首

平時企詠賢者獨恨隔關耳既至洽言謂田朝夕繼
見而病與人事奪之又迫於行忽遽捨去可勝歎耶
別來方欲上問先辱手教益增悚怍比日起居何如後
會未可期惟萬萬以時自重

又

南都住半月恍然如一夢耳思企德義每以悵然舍
弟朴訥寡徒非長者輕勢重道誰肯相厚者湖州江
山風物不類人間加以事少睡足真拙者之慶有幹
不外

答范純夫

向者深望軒從一來而還領手示知徑赴治實增長
惘比日起君佳勝日對五老想有佳思此間湖山信
美而衰病不堪煩但有歸蜀之興耳未由會集千萬
以時自愛

與道甫

昨日特蒙不外鄙拙袖出盛文相示辭贍格老覽之
令人疊疊忘倦非大手筆未易至此受教良多不敢
擅為巾笥之藏謹令人歸納文府伏乞視至未審從
人何日成行亦須示諭

與孫子思七首

奉別未幾思企已深比日起居住勝聞軒從及境即
遂披對豈勝慰喜

又

事冗有疎上謁思企之深不審起居佳否來日輒欲
邀從者同憲車議少事本欲躬詣為公擇見訪不果

幸賜臨顧

又

屢辱垂訪尚稽走謁經宿起居佳否借示諸刻一請
心目又足見雅尚之不凡也謹却馳納

又

過辱枉顧知事務冗迫不敢久留語紙軸納去餘空
紙兩幅留與五百年後人跋尾也呵呵耘叟詩亦佳
又

疊辱車騎往謝甚踈惟故人深照不以為譴也經宿
尊候佳勝書四紙并藥方馳上方須面授其秘也并

視不一

又

近辱軒從雖屢接奉既別思仰無窮人事衮衮未遑
上問先枉寵訊伏審起居佳勝感慰兼深仲通來知
在府中計與子由輩游從甚樂未緣再會惟萬萬以
時自重

又

比來新詩必多無緣借觀豈勝渴仰示諭諸公處敢
不出力但恐言輕不能有益耳

與程得聖秘校二首

近省榜到郡首承高過歡慰可量沈困累年行業元
富鄉曲榮耀交游喜悵甚休甚休春風暄和奉計即
日起居安勝御試必更在高等盤桓都下為况何如
惟順時珍愛

又

某去秋因鄉人自高密過此託致手書不知遠否奉
違累歲無緣一接談笑傾仰殊甚榜中鄉人所識惟
吾兄一人其餘豈盡新俊耶車馬必稍留都下因風
無惜惠問

與人

託庇隣封每荷存記特辱榮訊愧汗可量即辰履茲
霜候起居住佳勝未緣參見惟日瞻企尚冀以時珍衛
區區

與樂推官黃州

疊辱臨訪欲少款奉多事因循繼以卧病愧負深矣
數日起居住佳否知明日啓行無緣面別尚冀保練慰
此區區

答李昭玘

無便久不奉書王子中來且出所惠書益知動止之
詳為慰無量比日尊体如既拜賜雪堂新詩又獲

觀負日軒諸詩文耳目眩駭不能規其淺深矣老病
廢學已久而此心猶在觀足下新制未及曾直無咎明
略等諸人唱和於拙者復可格筆不復措辭近有李
以者陽翟人雖狂氣未除而筆墨瀾翻已有漂沙走
石之勢嘗識之否子中殊長進皆左右之賜也何時
一笑未間惟萬萬自重

答范蜀公四首

李成伯長官至辱書承起居住佳勝甚慰馳仰新居已
成池園勝絕朋舊子舍皆在人間之樂復有過此者
乎其允百粗遣春夏間多患瘡及赤目杜門謝客而

傳者遂云物故以為左右憂聞李長官說以為一笑
平生所得毀譽殆皆此類也何時獲奉几杖臨書悃悃
蒙示諭欲為卜隣此平生之至願也寄身函丈之側
旦夕聞道又況忝姻戚之末而風物之美足以終老
幸甚幸甚但囊中止有數百千已令兒子持往荆渚買
小莊子矣恨聞命之後然京師尚有少房緒若果許
為指揮後者幹當賣此業可得八百餘千不識可納左
右否所賜手書小字如芒知公日益明此大慶也某
早衰多病近日亦能屏去百事澹泊自持亦便佳健

日必能陪從也

又

承別紙示諭蘼蘼有毒平地生出醉鄉土偶作祟眼
前妄見佛国公欲哀而救之問所以救者小子何人固
不敢不對公方立仁義以為城池操詩書以為手楯
則舟中之人盡為敵国雖公盛德小子亦未知勝負
所在願公宴坐靜室常作是念當觀彼能惑之性安
所從生又觀公欲救之心作何形段此猶不立彼復
何依雖黃面瞿曇亦須斂衽而况學子之者耶聊復信
筆以發公千里一笑而已

又
顛仆罪矣世所鄙遠而文文獨收錄欲令撰先府君
墓碑至為榮幸復何可否之間而不肖平生不作墓
誌及碑者非特執守私意蓋有先戒也反覆計慮愧
汗而已仁明洞照必深識其意所賜五體書謹為子
孫之藏幸甚幸甚無緣躬伏門下道所以然者皇恐
之至

答言上人

去歲吳興倉卒為別至今耿耿譴居窮陋往還斷盡
遠辱不遺尺書見及感怍殊深比日法體佳勝孔翰

愈精健詩必稱是不蒙見示何也雪齋清境發於夢
想此間但有荒山大江脩竹古木每飲村酒醉後曳
杖放脚不知遠近亦曠然天真與武林舊游未見議
優劣也何時會合一笑惟萬萬自愛

答通禪師

謫居窮僻懶且無便書問曠絕故人不遺兩辱手教
具審比來法體甚輕安感慰深至僕晚聞鏡照物不明
陷於夷議愧我道友所幸聖恩寬大不即誅極想亦
大善知識法力真助也祿廩既絕因而布衣蔬食於
窮苦寂澹之中却粗有所得未必不是晚節微福兩

書開諭周至常置座右也未緣展謁萬萬以時自重

荅道源秘校

謫居窮陋首見故人釋然無復有流落之歎衰病奇拙所向累人自非卓然獨見不以進退為意者誰肯辱與往還每惟此意何時可忘別來又復初夏思企不可言遠想即日尊候佳勝兩辱手書懶不即荅計已陸罪左右然惟故是能知其性氣蓋懶作書者有素中實無他也更望寬之知到官又復對換想高懷處之無適而不可江令竟不肯少留健決非庸人所及也無由面見以時自重

與王慶源

竄逐以來日欲作書為問舊既懶惰加以閑廢百事不舉但慙忤而已即日體中何如眷愛各佳某幼累並安但初到此喪一老乳母七十二矣悼念久之近亦不復置懷寓居官亭俯迫大江几席之下雲濤接天扁舟草屨放浪山水間客至多辭以不在往來書疏如山不復荅也此味甚佳生來未嘗有此適知之免憂近文郎行寄紙筆與叢郎到甚遲也未緣會面惟萬萬自愛

荅李寺丞二首

久別渴詠述中辱書且審起居清勝至慰至慰某謫
居粗遣廢棄之人每自嫌鄙況於他人君獨收邱有
加平素風義之厚足以愧激類靡也未緣會見萬萬
以時自愛

又

遠蒙分輟清俸二千極愧厚意然長者清貧僕所知
也此不敢請又重適至意輒請至年終未春即納上
感愧不可言也僕雖遭憂患狼狽然匹如當初不及
第即諸事易了荷憂念之深故以解懸慮

與陳季常九首

近因往螺師店看田既至境上潘尉與龐醫來相會
因視臂腫云非風氣乃藥食毒也非鍼去之恐作瘡
乃已遂相率往麻橋龐家住數日鍼療尋如其言得
愈矣歸家領所惠書及藥併荷憂愛之深至仍審比
來起居住安曾青老翁領傳灯錄皆已領一一感佩
五代史亦收得所看田乃不甚佳且罷之蘄水溪山
乃尔秀遂取龐醫醫熟接之乃奇士知新屋近撰本草
爾雅謂一物而多名也見劉頌具說深欲走觀近得公擇書
云四月中乃到此想季常亦未遽北行當與之偕往
耳非久太守處借人遣賫家傳去別細奉書

紫炭已領感忤感忤東坡昨日立木殊耽耽也

又

王家人力未及專人并獲二緘及承雄篇贊詠異夢
證成仙果甚喜幸也某雖竊食灵芝而君為國鑄造
藥力縱在君前陰功必在君後也呵呵但累書所流
言以誣平人不得無所損也懸弧之日請一書示諭
當作賀詩切祝切祝比日起居住否何日決可一游
郡城企望日深矣臨臯雖有一室可憩後者但西日
可畏承天極相近或門前一大綱亦可居到後相度
未聞萬萬以時自重

又

欲借易家文字及史記索隱正義如許告李常為帶
來李常未嘗為三公屈今乃特欲為我入州州中士
大夫聞之從然使不肖增重矣不知果能命駕否春
雍瓦但不惜不須更為恨也

又

鄭巡檢到領手誨具審到家尊履康勝羈孤結戀之
懷至今未平也數日前率然與道源過江游寒溪西
山奇勝殆過於所聞獨以坐無狂先生為深憾耳呵

呵示諭武昌田曲盡利害非老成人吾豈得聞此送
還人諸物已領易義須更半年功夫練之乃可出想
秋末相見必得拜呈也近得李長吉三詩錄去幸秘
之目疾必已差茂亦清陰自可愈此餘惟萬萬順時
自重

又

示諭武昌一策不勞營為坐減半費此真上策也然
某所慮又恐好事君子便加粉飾云檀去安置所而
居於別路傳聞京師非細事也雖復往來無常然多
言何所不至若大雨沛之後恩旨稍寬或可圖此更希
為深慮之仍且密之為上

又

稍不奉書渴仰殊深辱書承起居佳勝新居漸興二
甚慰想望數日得君字韻詩茫然不知醉中拜書道
何等語也老息婦云一絕乞秀英君大為愧陳真所謂
醉時是醒時語也蒙不深罪甚幸雖知來篇非實
語猶且收執庶幾萬一莫更要寫脊記否呵呵柳簿
云某奉訝者不知得之於誰安有此理來書雄冠之
語亦無人見但有蒼柳二書云陳季常要寫脊記欲
與寫云文武案容常居祿位亦如與季常書作戲耳

何名為訝哉想公必不以介意不卷取妙日夜望季
常入州但可惜公選擇將至若不爭數日而吾三人者
不一相聚劇飲數日為可惜耳有人往舒五七日必
回可見其的若不來續以書布聞茶白更留作樣幾
日日近新闕甚多篇篇皆奇遲公來此口以傳授餘
惟萬萬自愛

又

疊辱來貺且喜尊體已全康復然不受盡言遂欲聞
公何也公之養生效歲有成績今又示病弥月雖使
臯陶聽之未易平反公之生正如小子之圓甕可

謂害脚法師鸚鵡武禪五通氣毬黃門妾也至禱

又

孫巨源之姪甚佳士無甚仰盛德云當去請見某告
以季常不蓄烏巾十餘年矣又不欲便裹帽奉謁他
必自去見公也鎮中得一好官人亦非細事叔面且書
已附去西方多事此君却了得莫遂奮起否見報趙
二罷相州取勳他稱病乞不下獄不知為何事私甚
憂之公聞其詳否又報舒重乞郡聞知之

答吳子野四首

濟南境上為別便至今矣其間何所不有置之不足

道也專人來忽得書且喜居鄉安穩尊體康健某到
黃已一年半處窮約故是宿昔所能比來又加便習
自惟罪大罰輕餘生所得君父之賜也躬耕漁樵真
有餘樂承故人千里問訊憂卹之深故詳言之何時
會合臨紙惘惘

文

承三年廬墓葬事誠盡又以餘力葺治園亭教養子
弟此皆古人之事業所望於子野也復覽諸公詩文
益增愧歎介夫素不識之筆力乃尔奇逸耶僕所恨
近日不復作詩文無緣少述高致但夢想其處而已

子由不住得書無恙寄示墓誌及諸刻珎感虞直講
一帖下類近世筆迹可愛可愛近日始解畏口慎事
雖已遲猶勝不悛也奉寄書簡且告勿入石至懇心至
懇

又

寄惠建茗數品皆佳絕彼土自難得更蒙輟惠慚悚
慚悚沙魚赤鯉皆珎物感怍不可言扶芻膏不識其
為何物但珎藏之莫測所用因書幸詳以示諭也近
有李明者書山水新有名頗用墨不俗輒求得一橫
卷長可用木床繞屏附來人納上江郡乃無一物

為回信慙悚之至元子無恙承問及

每念李六文之死使人不復有處世意復一覽其詩
為涕下也昔荆州風物可樂供家之物亦易致所居江
上俯臨斷岸几席之下即是風濤掀天對岸即武昌
諸山時時扁舟獨往若子野北行能迂路一兩程即
可相見也

與李子公擇二首

知治行窘用不易僕行年五十始知作活大要是慳
尔而文以美名謂之儉素然吾儕為之則不類俗人

真可

有味者又詩云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口

似卸谷且出之不得已也然自謂長策不敢獨用故
獻之左右住京師尤宜用此策也一笑

又

示及新詩皆有遠別惘然之意雖兄之愛我厚然僕
本以鐵心石腸待公何乃尔耶吾儕雖老且窮而道理貫
心肝忠義填骨髓直須談笑死生之際若見僕困窮
便相憐則與不學道者大不相遠矣兄造道深中必
不爾出於相愛好之篤而已然朋友之義專務規諫

輒以狂言廣兄之意尔雖懷坎凜於時遇事有可尊
主澤民者便忘軀為之禍福得喪付與造物非兄僕
豈發此看訖便火之不知者以為詬病也

答湖守刁景純二首

因循不奉書不覓歲月乃尔久耶過辱不遺遠賜存
問感激不可言也比日竊惟鎮撫多暇起居勝常吳
興風物夢想見之嘯詠之樂恨不得相陪聞風謠謠
然足慰所望夏暄萬萬自重

又

舊詩過煩鐫刻及墨竹橋字併蒙寄惠感愧兼集

吳自晉以來賢守風流相望而不肖獨以罪去垢累
溪山景純相愛之深特與洗飾此意何可忘耶在郡
雖不久亦作詩數十首久皆忘之獨憶四首錄呈為
一笑耘老病而貧必賜清願幸甚

答蘇子平先輩二首

遺別滋久思詠不忘中間累辱書教久不答知罪知
罪遠煩專使手書勞問且審比日起居住安感慰殊
甚書詞華潤字法精美以見窮居篤學日有得也某
凡百粗遣厄困既久遂能安之昔時浮念雜好掃地
盡矣何時會合慰此悵悵

遠煩遣僕手書足矣更蒙厚惠足下困約中何力致
此愧灼不可言已一一依數領訖感怍而已兒子令
往荆南幹少事未還還即令答教也所要先丈哀詞
去歲因夢見作一篇無便寄去今以奉呈無令不相
知者見若入石則切不可也至祝至祝

與蔡景繁十四首黃州

自聞車馬出使私幸得託迹部中欲少布區區又念
以重罪廢斥不敢復自比數於士友間但愧縮而已
豈意仁人矜閔尚賜記錄手書存問不替疇昔感悚
不可言也比日履茲煩暑尊體何如無緣少奉教誨
臨書悵惘尚冀以時保頤少慰拳拳

又
近奉書想必達比日不審履茲隆暑尊體何如其卧
病半年終未清快近復以風毒攻右目樂至失明信
是罪重責輕名尖未已杜門僧齋百想灰滅登覽遊
從之適一切罷矣知愛之深輒以布聞何日少獲瞻
望前塵惟萬萬為時自重

又

某謫居幽陋每辱存問漂落之餘恃以少安今者又

遂一見慰幸多矣衝陟薄寒起居何如區區之素即
獲面既

又

頒示新詞此古人長短句詩也得之驚喜試勉繼之
晚即面呈

又

違闊數日悽戀不去心切惟願愛之厚想時亦及頽
也比來跋履之暇起居何如其蒙庇如昨度公能復
來當在明年秋矣某杜門謝客以寂默為樂耳乍遠
萬乞為國保重

又

凡百如常至後杜門僻觀雖妻子無幾見況他人也
然雲藍小袖者近軀生一子想聞之一拊掌也惠及
入參感感海上奇觀恨不與公同遊東海縣一帆可
到聞益奇瑋曩恨不一往也公常往否大篇或可追賦
果寄示幸甚幸甚

又

前自親見許少張暴卒數日間又聞董義夫化去人
命脆促真在呼吸間耶益令人厭薄世故也少張徒
步奔喪死之日囊橐罄然殆無以斂其第麻城令尤

貧云無寸壤可歸想公聞之悽惻也料朝廷亦憐之
如公言重可為一言否輒此僭言不深謹不
前日歸見又也却果不悔日間又聞董道夫出文
特承寄惠奇篇伏讀驚從耳李白自言名章俊語絡繹
間起正如此耳謹已和一首并藏笥中為不肖光
寵異日當奉呈也坐廢已來不惟人嫌私亦自鄙不
謂公顧待如此當何以為報冬至後便杜門謝客齋
居小室氣味深美坐念公行役之勞以增永歎春間
行部若果至此當有少要事而聞近見一信甚異其
所得深遠矣非書所能一一

又

承愛女微疾今必已全安矣某病咳逾月不已雖無
可憂之狀而無膠甚矣臨臬南畔竟添却屋三間極
虛敞便夏蒙賜不淺胸山臨海石室信如所諭前某
嘗與家一游時家有胡琴婢就室中作護索涼州凜
然有冰車鐵馬之聲婢去久矣因公復起一念果若
游此當有新篇果爾者亦當破戒奉和也呵呵

又

近專人還奉狀必達勿忽復中夏永日杜門無如思渴
仰何不審履茲薄熱起居何似向雖畫扇比已絕筆

昨日忍飲數酌醉甚正如公傳舍中見飲時次也不
覺書畫十扇皆遍筆迹籠略大不佳真壞却也適
會日人便寄去為一笑耳

又

黃波新令李顥到未幾其聲藹然與之語格韻殊高
比來所見縱小有才多俗更儔輩如此人殆難得公
好人物故輒不自外耳近葺小屋強名南堂暑月少
紆蒙德殊厚小詩五絕乞不示人

又

厚書伏承尊體佳勝驚聞愛女遽棄左右切惟悲悼
之切痛割難堪奈何奈何情愛若人如齏臠油膩急
手解雪尚為沾染若又反復尋繹便纏繞人矣區區
願公深照一付絲摩莊周令處置為佳也弟又病
絲未甚清快或傳已物故故人皆右書驚問真爾猶
不恤况謬傳耶無由面談為耿耿耳可時當復迎謁
未間惟萬萬為國自重

又

近來頗佳健一病半年無所不有今又一時失去無
分思在者足明憂喜浮幻舉非真實因此頗知衛生
之經平日妄念雜好掃地盡矣公比來諸况何如刻

刷之來不少勞乎思渴之至非筆墨所能盡也

又

西閣詩不敢不作然未敢便寫板上也閣名亦思之未
有佳者蔡謨蔡廓名父子也晉宋間第一流輒以仲
比公家不知可否徐秀才前曾面聞留此書令請見
此人有心膽重氣義誠收錄之異日或有用也公許
密石硯若有餘者可輟即付徐可也

與吳子野二首

少時在用府嘗及接見先侍講下風死生契闊俯仰
一世乃與君相遇江湖感嘆不已辱訪山中殊不蓋

款意數日起居住否以拙疾畏風不果上謂解去
漸遠萬萬以時自重

又

令子秀才辱長牋之賜辭旨清婉家法凜然欽味不
已老拙何以為謝但有愧負

與樂道宣義

久放江湖務自屏遠書問之廢無足深訝比日侍奉
之暇起居何如某凡百如舊向者以公擇在舒時象
相過既去索然無復往還每思楹泉之遊宛在目前
聞河漢陽武歷下得無有曩日之患乎得暇遣數字

愁此窮獨

與江惇禮秀才五首

罪戾屏居忽辱示問累幅粲然覽之茫然自失此日
侍奉外起居無恙僕雖晚生猶及見君之正父也追
想一時風流賢達豈可復夢見哉得所惠書詞章温
雅指趣近道庶幾昔人三復甚喜獨恨所稱道過當
舉非其實想由相愛之深不覺云耳自是可畧之也
久不得貢父翁書因家信畧為道意無緣面言臨紙
悵悵

又

向示非國語論翻意素不然之但未暇為書爾所示
甚善柳子之學大率以禮樂為虛器以天人為不相
知云云雖多皆此類爾此所謂小人無忌憚者君正
之大善至於時令斷刑貞荷四維之類皆非是前書
論之稍詳今冗迫粗陳其畧頃見乃盡言然迂學違
世不敢自是因君意合偶復云爾

又

所示徐君為朝中知之者亦衆不肖固嘗愛仰然老
朽無狀豈能為之增重向者亦獲從諸公之後時掛
一名以敬揚遺士而近者不許連名此事便不繼然

所示亦當在心有問焉固當以此告也

又
曩辱臨顧感忤無量錄示神告得聞前人偉蹟固後
生之幸然事體不小未敢輒作文字非面莫究也

又
十論十二說已一再讀矣不獨歎文辭之美亦以見
存誠求道之至也科舉數不利想各有時箕裘不廢
半年可必也曾過江遊寒溪西山否見邑人王文甫
兄弟為致意近有書必達之矣

與徐司封

適辱車騎寵存感忤無窮晚來尊體佳勝其與陳君
畧出至安國遂覺拙疾稍作欲告明日少休後日恭
與盛集可否無狀慙負多矣幸甚

答湖守滕達道

忽復中夏永日杜門思仰無窮比來起居何如張奉
議來稍獲聞問甚慰所望府弟已成雄冠荆楚足使
來者想見公之風度無緣一寓目但有企想

答陳季常三首

侯馬鋪行奉書未達聞領來誨具審起居佳勝至慰
至慰答京洛書過當過當此何足稱先生篤於風義

至自割瘦脰以啖我可謂至矣然以化不為鷺鷥者
則恐未能也彼不相知者視僕之飢飽如觀越人之
肥瘠耳雖象亦未易化也鄉諺有云缺口鑷子者公
識之乎想當拊掌絕倒知過節入州甚幸未聞萬萬
自重鑷子者取一毛不
擬恐未嘗聞故及

別後凡四辱書一一領厚意具審起居佳勝為慰又
惠新詞句句警拔詩人之雄非小詞也但豪放太過
恐造物者不容人如此快活一枕無礙睡輒亦得之
耳公無多柰我何呵呵所要謝章寄去聞車馬早晚

此來恐此書到日已在道矣故不覩縷

又

置中疊辱手示并惠果羞感愧增極酒隱堂詩當塗
中持忍不敢草草作公是大檀越豈復持牌也一笑

與錢世雄

久不奉書蓋無便亦懶怠之罪未深訝否比日起居
何如某與賤累如常曾託施宣德附書及遺教經跋
尾必達也吳江官况如何僚有佳士否垂虹聞已復
舊信否旅寓不覺歲復盡江上夕居益可樂但終未
有少田生事漂浮無根爾現子明年二月赴德興人

口漸少當稍息有餘無可慮會合何時萬萬自愛因
便往三衢奉啟

答任德翁

自蒲老行後一向冗懶不作書子姪來領手教感愧
無量仍審尊體佳勝為慰昆仲首捷聞之欣快起我
衰病矣當遂冠天下士蔡州未定云也陳季常婦又
得動止之詳小四乃能爾師中不死矣此間凡事可
問小大更不覩縷未期會晤萬萬自愛

與周主簿

罪廢衰朽過辱臨顧增愧汗也晚來起居佳勝甚欲

詣謝巾褐草野不敢造門幸加矜恕

與知郡朝散

前日辱降屈業已不出無緣造謝信宿尊體萬福筠
州茶芽少許謬納上并利心肺藥方拜呈范醫昨時
與語本學之外又通星曆甚可佳也

與文郎

不審茶毒以來氣力何似變故如昨兩易晦朔追慕
無窮柰何柰何中前人還辱書重增哽噎吾親孝誠
深冀若不少節哀摧惟意所及不以後事為念何以
仰慰堂上之心惟萬萬寬中強食

與楊元素八首

近兩辱手教以多病不即裁謝愧悚殊深比日仰惟
履茲溽暑台候清勝某病後百事灰心無復世樂然
內外廓然皆獲輕安何時瞻奉畧道所以然者未間
伏惟為時自重

涉暑疲勸書問稍缺愧仰無量比日起居勝常近領
手誨承小疾盡去體力加健此大慶也更望倍加保
齋側聽嚴召以慰輿論

又

承令弟見訪岸下無泊處又苦風忽忽別去至今不
足示諭田事方憂見罪乃蒙留念如此感幸不可言
某都不知彼中事但公意所可無不使者軍屯之東
三百石者便為下狀甚佳李教授之兄又云官務相
近有一莊大佳此彭寺亦閑與問看今日章質夫之
子過此已託於舟中載二百千省上納到乞與留下
果蒙公見念今有婦老之資異日公為蒼生復起當
却為公葺治田園以報今日之賜也適新舊守到發
冗甚不一

又

示諭秀才唐君許為留念兼令幹人久遠幹之幸甚幸甚其未能去此間更無人可以往幹必須至奉煩唐君也未嘗相識便蒙開許必以元素之故也深欲作書為謝適陳甚非久別附問且乞道區區天齋彭寺丞皆蒙書示亦未及奉啓敢乞致下懇

又

適中領手教伏審台候勝常為慰某凡百如舊近又大需庶得歸農乎公決起典郡無疑也近嘉州魏秀才兄弟行附手問不審得達否歲行盡伏冀順時為人自重

又

筆凍寫不成字不罪不罪舍弟近得書無恙不知相去幾里但適中書須半月乃至也竒方承錄示感戴不可言固當密也近一相識錄得公明所編本事曲子足廣竒聞以為閑居之鼓吹也然切謂宜更廣之但囑知識間令各記所聞即所載日益廣矣輒獻三事更乞棟擇傳到百四十許曲不知傳得足否

又

近於城中葺一荒園手種菜果以自娛陳季常者近在州界百四十里住時復往來伯誠親弟近問之云

不曾參拜其人甚奇偉得其一詞以助本事

又

承示諭定襄胡家田公與唐彥議之必無遺策小子
坐享成熟知幸知幸近答唐君書并和紅字韻詩必
皆達矣胡田先佃後買所謂抱橋澡浴把纜放舡也
呵呵凡事既不免于瀆左右乞一面裁之不須問某
也尚有二百千省若須使乞示喻求便附去見陳季
常慥云京師見任郎中其孚之子欲賣荆南頭湖莊
子能割五畝六畝石畝取直六百千先只要二百來千餘
可迤邐還不知信否又見樂宣德言此田甚好但稅
稍重告為問看彭寺丞之流近日更不敢托他也免
乱尊听負荆不了也

答上官長官二首

專人至辱書及詩文二冊捧領驚喜莫知所從得伏
觀書詞博雅純健有味其言次觀古律詩用思深妙
有意於古作者卒讀莊子論筆勢浩然所寄深矣非
淺季所能到自惟無狀罪戾汨沒不綠半面獲此三
貺幸甚幸甚老謬荒廢不近筆硯忽已數年願視索
然無以為報但藏之中笥永以為好而已適病中人
还草率

又

詩篇多寫洞庭君山景物讀之超然神馳於彼矣見
教作詩既才思拙陋又多難畏人不作一字者已三
年矣所居臨大江望武昌諸山如咫尺時復業舟縱
遊其間風雨雲月陰晴蚤暮態狀千萬恨無一語畧
寫其彷彿耳會面未由惟萬一以時珍重何時美解
當一過我耶

與人

示諭燕子樓記某於公契義如此豈復有所惜况得
托附老兄與此勝境豈非不肖之幸但困躓之甚出
口落筆為見憎者所笺注兒子自京師歸言之詳矣
意謂不如牢閉口莫把筆庶幾免矣雖託云向前所
作好事者豈論前後即異日稍出災厄不甚為人所
憎當為公作耳千萬哀察

與巢元蒲

日日望歸今日得文甫書乃云昨日始與君瑞成行
東坡荒廢春華漸老餅餤已入末限聞此當俟駕耶
老兄別後想健甚五七日来苦壅嗽殊甚飲食語言
殆廢矧有樂事今日漸住近日牢城失火燒蕩十九
雪堂亦危潘家皆奔避堂中飛焰已燎簷矣幸而先

生兩瓢無恙四栢亦吐芽矣

與千乘姪

念二秀才別來又值以春深相念不去心邁自北還得
手書及見數詩慰之甚不可言日月不居奄已除服哀
念忽忽如何可言久不知鄉書想諸叔已下各安子
明微累想免矣因書略報大舅書中甚相稱更在勉
力副尊長意家門凋落逝者不可復如老叔固已無
望而子明子由亦已潦倒頭顱可知正望姪輩振起
耳念此不可不加立忌未由會合千萬自愛

與浦傅正

千乘姪屢言大舅今亦不作活計多買書畫奇物常典
錢使欲老弟苦勸公早意亦深以為然歸老之計不
可不及今辦治退居之後決不能食淡衣籠杜門絕
客貧親知相干決不能不應副此數事豈可無備不
可但言我有好兒子不消與營產業也書畫奇物老
弟近年視之不啻如糞土也縱不鄙言為然且看公
亡甥面少留意也

與子明兄

兄才氣何適不可而數滯留蜀中此回必免衝替何
似一入來寄家荆南單騎入京因帶少物來遂謀江

准一住計亦是一策試思之他日子孫應奉遊宦皆
便也弟亦欲如是但先人墳墓無人照管又不忍與
子由作兩處兄自有三哥一房鄉居莫可作此策否
又只恐亦不忍與三哥作兩處也吾兄弟俱老矣當
以時自娛世事萬端皆不足介意所謂自娛者亦非
世俗之樂但胸中豁然無一物即天壤之內山川草
木虫魚之類皆是供吾家樂事也如何如何記得應
奉時見兄能謳歌甚妙弟雖不會然常令人唱為作
詞近作得歸去來引一首寄呈請歌之送長安君一
盞呵呵醉中不罪

與子安兄

近於城中得荒地十數畝躬耕其中作草屋數間謂
之東坡雪堂種蔬接果聊以忘老有一大曲寄呈為
一笑為書角大遠路恐被拆更不作四小哥二哥及
諸親知書各為致下懇集三見在東坡安下依舊似
虎風節愈堅師授某兩小兒極嚴常親自煮豬頭灌
盃睛作羹豉菜羹宛有太安滋味此書到日相次歲
猪鳴矣老兄嫂團坐火爐頭環列兒女墳墓咫尺親
眷滿目便是人間第一等好事更何所羨可轉此紙
呈子明也近購獲先伯父親寫謝蔣希魯及第啓一

通躬親標背題致寄與念二令寄還二哥因書問取

與王元直

黃州真在井底杳不聞鄉國信息不審比日起居何
如卽娘各安否此中凡百粗遣江上弄水挑菜便過
一日每見一印報須數人下獄得罪方朝廷綜核名
實雖才者猶不堪其任况僕頑鈍如此其廢棄固宜
但有少望或聖恩許歸田里得款段一僕與子衆丈
揚宗文之流往來瑞草橋夜還何村與君對坐莊門
喫瓜子炒豆不知當復有此日否存道奄忽使我至
今酸辛其家亦安在人還詳示數字餘惟萬萬保愛

卷圓通秀禪師

聞名之久而得之詳莫如魯直亦如所諭也自惟潦
倒遲暮五十終不聞道區區持其所有欲以求合於
世且不可得而况世外之人想望而不之見耶不謂
遠枉音問推子過當豈非醫門多病息黥補劓恃有
良藥乎未脫羅籍身非我有無緣頂謁山門異日聖
鬼許歸田當畢此意也

卷寶月大師三首

近遞中兩奉書必達新歲想法體康勝無緣集會悵
望可量屢要經藏碑本以近日斷作文字不欲作既

遠書字寧又悟清日夜煎習遂與作得寄去如不嫌罪
廣即請入石碑額見令悟清持書往安州于滕元叟
大字不知得否其碑不用花草欄界只鐫書字一味
已有大字額向下小字但直寫文詞更不須寫大藏
經碑一行及撰人寫人姓名即古雅不俗切祝切祝
又有小字行書一本若有王夫更入一小橫石亦佳
黃州無一物可充信建茶一角子勿訝鹿澆餘惟萬
萬保練適冗中清師行奉啓草草

又

此間諸事但問清師即詳也清又游禮練事多能可
喜可喜海惠及隆大師各言其勝每念鄉舍神靈飛
去然近來頗常齋居養氣自覺元神疑身輕他日天恩
放停幅巾杖履尚可放浪於岷嶺間也知吾兄亦清
健髮不白更請自愛脫歲為道侶也餘附清師口陳
此不觀縷

又

有吳道子縮上畫釋迦佛一軸雖頗損爛然妙迹如
生意欲送院中供養如欲得之請示一書即為作記
并求的便附去可裝在版子上仍作一龕子此畫與
前來自菩薩天王無異但人物小而多耳

卷趙昶晦之四首

性喜寫字而怕作書親知書問動及盈篋倚而然感不
答對之大息而已乃知剖符南徼賢者處之固不擇
遠近劇易矧風土舊諳習而共興多事適足以蔽明
利器但恨愚暗何時復得攀接耳

又

南事方興計貴郡亦非靜處長者固自有處之矣聞
廟畧必欲郡縣荒服就使必克正是添一熙河屯守
餽餉中原無復寧歲况其不然憂患未易言也履險
涉難可以濟者其惟適德寡怨之君子乎

又

示諭處患難不戚戚只是愚人無心肝耳與鹿豕木
石何異所謂道者何曾夢見舊收得蜀人蒲永昇山
水四軸亦近歲名筆其人已亡矣聊致齋悶不罪况
清藤既美風土又少訴訟優游半歲又復何求某亦
甚樂此安土忘懷如一黃人元不仕而已

又

久不奉狀懶勞之過遠辱信使慚愧交懷承被命再
任遠徼不足久留賢者然彼人受賜多矣晦之風績
素聞使者交章侍聞進擢以為交遊故人光寵

與蹇序辰四首

欲一奉亮豈徒然哉深有所欲陳者而竟不遂可勝
歎耶子由在部下甚幸但去蕃不遠耳輒有一書及
少信煩從吏甚不當爾侍奉必不深真季常可觀之
一起深欲圖其見坐處也一嘆

又

前日已奉書昨日食後垂欲上馬赴約忽見婦孩倒
不知人者久之救療至今雖稍愈尚昏昏也小兒輩
未更事義難捨去遂成失信想仁明必恕其不得已
也然負愧深矣乍煖起居何如間廢之人徑往一見

謂必得之乃爾齟齬人事真不可必也後會何可復
期惟萬萬為國自重

又

江上一別今歲餘矣不謂尚蒙存記手書見及感愧
不可言衝涉薄寒起居住安甚慰心所望承奉使江表
鄉間之末亦切以為寵但罪廢之餘不可復自比數
故舊書詞過重只益惶悚日夕欲遂一見惟冀順候
自重

又

不得一見而別私情甚不足人常教於安佚而達於

憂患願深照此理况美才今聞豈久棄者耶

答濠州陳章朝請二首黃州

錢塘一別如夢中事爾後契闊何所不有置之不足道也獨中間述古捐館有識相弔矧故人僚吏相愛之深者然終無一字以解左右蓋罪廢窮竒動輒累人故往還杜絕至今思之慙負無量昨遠辱書問便欲裁謝而春夏以來臥病幾百日今尚苦目病再枉手教喜知尊體康勝貴眷各佳安罪廢屏居交游皆斷絕縱復通問不過相勞愍而已孰能如公遠發藥石以振吾過者哉已往者布出不可復掩矣期於不

復作而已無緣一見臨紙耿耿萬萬以時自重

又

每辱不遺時枉書問感愧深矣比日起居住勝某自廩遂以來不復作詩與文字所諭四望起廢固宿志所願但多難畏人遂不敢爾其中雖無所云而好事者巧以醞釀便生出無窮事也切望憐察示諭學琴足自娛私亦欲爾但老懶不能復勞心耳有廬山崔閑者極能此遠來見客且留之時令作一弄也江倅通中辱書此人回欲裁謝適苦寒嗽而此人又告去甚急故未果且為道此其子文格甚高議論與世俗

異也可畏劉宗古近過此甚安健絕無遷謫意江親亦可與言

與徐得之十首

適辱手簡且審起居佳勝知當少留雲堂所需字詩款曲為之此與國書可便遣也

又

數日相從遽別情悵惘然晚來起居佳勝後會未可期惟萬萬以時自重

又

十一郎昆仲不及再別惟節哀慎重為禱葬期不遠

想途中不復滯留凡事冥議大阮為佳仍恐造次

又

昨日已別情悵惘然辱教喜起居佳勝風雨如此淮浪如山舟中搖撼不可存濟亦無由上岸但闔戶擁衾耳想來日亦未能行若再訪幸甚

又

逾年相從情均骨肉乍此遠別悵戀可知辱書承起居佳勝為慰來日離此水甚慳澁不知趁得十五日上下否得之亦宜早發勉此歲月間早遂定居為佳也餘萬萬自重

又
小兒蒙下問未暇上狀不罪宗人過望皆公之賜也
叨恩叨恩公不能無愧更為多致謝懇也

又
承舟御不遠數百里相從風義之重感慰何極經宿
起居何如郡中雖留數日竟少暇陪接又不得一候
館舍遂爾遠別可量悵惘

又
得之晚得子聞之喜慰可知不敢以俗物為賀所用
石硯一枚送上須是學書時矣之似太早計然俯仰

問便自見其成立但催迫吾儕日益潦倒爾恐得之
惜別又復前去家中闕人抱孫兒深為不皇呵呵

又
別後所辱手教一一皆領罕遇信便不克裁謝甚愧
負也再到舊遊不見故人深為悵惘然喜又客牢落
得遂歸計也比日已還侍下起居佳勝會合何時臨
書悵然

又
定省之暇稍葺閑軒筆瓢雜柔有以自娛想無所慕
於外也閩中多異人隱屠釣得之不為簪組所縻倘

得見斯人乎僕益衰老強顏少留如傳舍耳因風時
惠問

荅程彝仲推官二首

闊別未久多難流落百事廢弛不復通問獨吾兄不
忘疇昔時枉遠書感怍不可言仍審比來起居佳勝
又讀別紙所記山水園亭之勝廢卷閉目如到其間
幸甚幸甚吾兄潛德晚遇當遂光大惟厚自愛慰朋
友之望

又

其與幼累皆安子由頗得書無恙元修去已久矣今
必還家所要亭記豈敢於吾兄有所惜但多難畏人
不復作文字惟時作僧佛語耳千萬體察非推辭也
遠書不欲盡言所示自是一篇高文大似把飯叫飢
聊發千里一笑會合無期臨書悽然

荅君瑞殿直

春來未嘗一日閒欲去奉謁遂成食言愧辱書承
起居佳勝為慰君猷知四月末乃行猶可一見否乍
暄惟萬萬自重

與景倩

昨日辱訪大慰久渴經宿起居佳勝食已本欲奉謁

適陳季常來故且已衆客頗懷公高論可能只今一
訪否禮不當爾意公期我於度外也

與趙仲修二首

瘡病不往見而仁人敦舊屢承車馬感愧不可言雨
涼切惟起居佳勝旦夕當獲面謝

又

公清貧更煩輟惠羊邊謹已拜賜使我有數日之飽
公亦乃無淡旬蔬食耶一喙

與人二首

兩日瘡痛殊甚不果見辱簡且喜佳勝二詩高妙讀

之喜慰幸甚病中裁謝草草

又

兩日瘡痛不出思渴思渴今猶楚痛未已鍾乳九更
求數服吐血者復作也不罪不罪

與孟亨之

今日齋素食麥餅筭脯有餘味意謂不減芻豢念非
吾亨之莫識此味故餉一各并建茗兩片食已可與
道媪對啜也

與何聖可

辱示朱先生所著書詩詞義深矣淺學曾不足以窺

其萬一結髮求道，焉老不衰。世間有幾人，而匏繫於此，不得一望其履。幕慨歎不已。久廢筆硯，無以報此嘉貺，益增愧赧。

與毛維瞻

歲行盡矣，風雨淒然。紙窓竹屋，燈火青燐。時於此間，得少佳趣，無由持獻。獨享為愧，想當一笑也。

與劉器之

辱書極論內外丹事，劣弟初不及此，受賜多矣。輒拜呈方丈銘一首，更告與敲琢。看唐彦道處，亦有一贊，并為看過。因家光緒年行奉，啓半醉中書字不謹。

代夫人與福應真大師

久不聞法音，馳仰殊深。即日遠想起居安穩，兒後大遠，謫百念灰滅，持誦之餘，幸無恙。何時復見，一洗嶺瘴，春寒千萬為法自重，不宜旌德。縣君王氏兒再拜。

答開元明座主二首

久別思企，不忘辱書。具審法履安勝，為慰賢上人前。年來此尋往金山，多時不得消息，不知今安在也。石橋用工，初不滅裂。云何一水便爾敗壞，無乃亦是不肖窮寒所累耶。何時復相見，千萬保愛。

又

開元大殿非吾師學行人神響應安能便成可喜可
喜此書附聖傳塗中更不封勿訝勿訝

與無釋老師

吾師要寫大字特為飲酒數杯只用尋常小筆作二
額八字者可入石六字可上碑兩旁刻年月日及官
位姓名字小不稱大伽藍示及大筆皆市人用者不
可使也惠及奇哉感服之至

與清隱老師二首

黃長生人來辱書承起居佳勝為慰示及黃君佳篇
及山中圖刻欲令有所紀述結緣淨境此宿所願也

多病久廢筆硯里中故人屢有求詩文者皆未能
副其請也千萬勿訝

又

淨因之會茫然如隔生矣名言絕境寤寐不忘何日
得脫纓絆一聞笑語思渴思渴

與人

辱書承起居清勝奇墨吾儕共寶併蒙輟惠慚悚之
甚敬佩厚意也

與金山佛印禪師

維黃州

辱書伏承道體安佳甚慰馳仰見約遊山固所願也

方迫往筠州未即走見還日如約忽忽布謝

與王文甫

數日不審尊候何如前蒙恩量移汝州比欲乞依舊
黃州住細思罪大責輕君恩至厚不可不奔赴數日
念之行計決矣見已射得一舟不出此月下旬起發
沿流入淮泝汴至雍丘陳留間出陸至汝勞費百端
勢不得已本意終老江湖與公扁舟往來而事與心
違何勝慨歎計公聞之亦悽然也甚有事欲面話治
行殊未集冗迫之甚公能三兩日間特一見訪乎至
望至望元弼藥并書乞便與送達三五日間買得藥

詔吏煩差人得否

東坡志林卷之六

蘇軾



